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六年六月第一一五十四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il 2016



154





目錄

No.154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王 渝	停擺的鐘、那星	3
馬 莉	另一個空間、錯誤的事物	3
王妍丁	金枝、清明帖	3
君 兒	繼續生存 三首	4
星 子	父親的殿堂	4
初 雪	窗、思念	4
楊于軍	安靜的心才有倒影、星空	5
陳葆珍	我	5
郭永菊	醒著的夜	5
西 楠	身體	6
溫曉雲	花開的聲音 三首	6
暮 云	玫瑰	6
圖 雅	再見 三首	7
阡 陌	臨水	7
關淑媚	我是女孩我作主	7
慕容真真	我是個傻孩子	8
游若昕	黑森林、我家的二胎	8
唐宇佳	桃花夢、媽祖	8
澹 澹	西湖的心事 三首	8
楊 玲	孤獨症 三首	8
依 雯	自吟	8
向 明	誓詩	9
于 中	櫻花	9
銀 髮	話說從前	9
劉 潔	蜀途、夢	9
張 堃	舊金山幻想曲	10
雪 陽	假如有一位真人	10
王性初	塗鴉 二首	10
施漢威	蒼茫	10
羅 青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11
嚴 力	海 三首	12
余問耕	無題詩三首	12
老 哈	悄悄地你問我 三首	12
冬 夢	我把一張白紙摺起來 三首	13
李國七	2016年回到半島、小情歌	13
遠在遠方	看夕陽、藍色鳶尾	13
桑 克	心靈史、習作	14

方壯霆	風之影、神韻	14
藍 翔	甦醒	14
杜風人	考古學家 四首	15
魏鵬展	涼茶	15
刀 飛	月亮還沒有下班	15
伊 沙	圖森、阿拉斯加	16
林清陽	隱匿的圖騰	16
彭國全	螺殼、清算暴君	16
遠 方	臺階、路口	17
蔡可風	一個命題	17
李 斐	門外的樹、魚舖	17
達 文	神遊記、暹歌、晚詞	18
顏 溶	黑膠唱片、迷戀	18
言 父	嚮往、春天	18
遠 方	臺階、路口	19
北 塔	濕婆之舞	19
世 賓	鳥鳴、新年好	19
葉在飛	一十詩	20
雷 默	光之履	20
張 耳	孫中山醫生	21
姜 華	故鄉	21
陳銘華	動人、平安夜在哈爾濱	22
姜利曉	驚蟄	22
羅俊士	春天來了	22
譯詩		
非 馬	雙語詩二首	26
余問耕	越詩中譯	26
伊 沙	奧地利：維馬丁詩選②	27
楊于軍	法蒂哈詩選譯⑤	28
戴 珏	伊莉莎白·畢謝普詩選④	29
評介		
陳殿興	普希金之死始末	23
岩 子	一個空字了得	30
張慧敏	痴人說夢，或以夢之名	30
劉耀中	喬治·特拉克爾	34
詩 訊		
封底裡		
黃龍九寨溝都江堰初夏◎陳長青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王渝

停擺的鐘

高懸的那鐘
雙臂恆舉成勝利的符號
固定在靜止的時態

時間結成一顆
夢的果實
生活裡所尋找
時間裡所屬的一瞬

趕路的人總是
粗心 一如繼續消失中的歷史

那鐘安詳地俯視來往行人
細讀他們如一行行的詩句

2015年寫於紐約

那 星

她一身朦朧
姍姍到來
悄然坐下
無視我房中的凌亂
體貼地把心思
傳送到我指尖

鍵盤上一陣旋舞
思維飛躍
縱身越過
我的髮際肩膀手背指尖
帶動起一行
又一行

寫於紐約，2015 初春

■馬莉

另一個空間

坐在樹下，看樹上葉子變黃
看樹魂爬上爬下，有的張開翅膀
鑽進我的耳朵，竊走我的思索
有的站在我面前，試圖趴下
或在院子裡來回游走，無視我的存在
冰冷、赤熱、性感，啃樹皮上的笑聲
你聽不到這笑聲，它沿著靈魂走來
不是野花開放時遺留下的香氣
也不是從前一場大雨遺失的光影
笑聲在另一個空間響徹得厲害
也不是咒語，卻越堆越多，越堆越高
堆滿我的院落，小小星月的天空
一隻昆蟲沿笑聲慢慢爬上我虛弱的手指
以優美的品質深入夏夜的瞳孔

錯誤的事物

白天的氣味使我產生一個願望
很久以來，在一個錯誤的時間
有一枚錯誤的果子生長在從前
錯誤的地方，它使我興奮無比
我熱愛錯誤，熱愛那些犯錯誤的人
許多錯誤的事物讓我浮想聯翩
夜不能寐，電梯下來忽又上去
在一開始出現錯誤的時刻
我們關在裡面，停電之中的歲月
漫長而焦灼，我體驗了生長的失敗
鼠尾草是一種長得很矮的草
大自然成全了它錯誤的完整性
它借助身上的小灰葉保持水份
抵抗著小偷一樣襲來的晚風……

2016年寄自北京

■王妍丁

金 枝

不要寫下壞的
小路 情緒 還有一棵
被壓彎的 樹

車子正在轉彎
下一站 過了人民醫院就是
幸福南街

玉葉 金枝
春雨 剛剛撒落的樣子
整個世界 彷彿都在閃爍光亮

這一刻 疼
被遺忘
心田裡只剩下
春天的樣子

清明帖

雨，碎了一地
疼著人的肝腸
野花凌亂
是此岸與彼岸相隔的細雨
“你好麼——”
風，哽咽著
心窩，酸成一團
這段坡路，好泥濘
年年清明，都累得
腰酸背痛
似一個醒不過來的夢魘
一遍遍念你，喊你，甚至
哭泣著揪住些什麼
度過寒夜，秋涼
久了，血流得就緩了，慢了
像我們的關係
一旦固定下來
清明，就成了
節日

■君兒

金黃的，耀眼的，兒子的像

暑假帶兒子回姥家
在舅舅房間裡
他竟翻得一件墜著觀音菩薩的掛飾
自己美滋滋地套在脖子上
白天晚上
從此再也不肯摘下來
我看兒子的汗水流淌
我看晃眼的觀音來回搖蕩
這十一歲的小腦瓜裡
到底已樹立起什麼樣的宇宙意識和
人生信仰
有時想想
真覺得莫測高深

繼續生存

飯桌上
我突發感慨
“如果有一天
地球掉進黑洞
我們就都不在了
沒有了”
兒子不屑
“媽媽你的智商
怎麼這麼低
你也是看過很多書的人
不知道什麼都是
不可能消滅的嗎
它們只是轉化成了
別的東西
以其他的形式
我們還會
繼續生存”

■星子

父親的殿堂

當父親重建這座房子，
在每個梯階上，
他刻下他和母親的名字。
父親不是一個迷信或富有的人，
而我們都已長大，生活在很遠的城市，
他那高聳狹窄的四層建築
與我們對浪費不停息的批評一起挺立。
父親眨巴眼睛看著我們，
“找到自己的樓層，呆些日子吧。”
假牙露了出來，
“這樣好，無法出售。”

父親的智慧被城市規劃徹底擊敗。
工作人員帶來推土機，並要求他離開。
父親爬上屋頂，拒絕搬遷。
舉起相機，父親照下了他的最後一張
留念——在一群被推倒的拆遷房之中。

我收到一份當地報紙和照片的副本。
在廢墟上方，父親看著如此渺小。
標題很醒目：“最後的殿堂”。

2016年寄自加拿大

■初雪

窗

玻璃是透明的，框純白
阿耳弋斯的眼睛*
平靜地將一切記錄並
交給牆上的時鐘

陽光穿透，疲憊的餘溫將你照亮
思緒徘徊在黑色樹幹上的雪花之間
一夜之間的事
一場雪帶來的驚喜

光陰在玻璃上回流，你看到
門前的這棵蘋果樹
雪白中泛著紅暈的花朵
盛果期的綠葉載著碩果的甜蜜
一場雪帶來的祥寧

忽然，你低下頭
淚如泉湧

*阿耳弋斯是希臘神話中的百眼巨人，有一百雙眼睛，即使睡覺時也總有一些還睜著。

思念

思念像一把老吉他
不能碰
一碰就會驚動
深埋在心底的淚水

當琴聲復活

一種幸福
低吟著畫眉鳥的歡笑

2016年寄自芝加哥

胡導

兒子把我們“導”上山後
自己下山了

我往2500米後的山頂奔去
為與兒子相遇

兩小時後，山下停車場
見到石頭上悠閑打坐的兒子

這樣的旅行似乎各得其所人循山上下
而難纏的山蚊仍留給身後綿綿的青山

2016年寄自天津

■楊子軍

安靜的心才會有倒影

純淨的心
包容它感受的一切
純淨的眼睛
過濾它們看到的一切
純淨的眼淚
升華它觸及的一切
只要你在看
第一枚新芽就是你的
只要你在聽
冰河的第一道水聲就是你的
只要你想像
雛燕的第一次展翅就是你的
安靜的心才會有倒影
才會投射萬物
化作能量
讓你的呼吸
你的行走
你的俯身
你的仰望
都散發光華
讓美好跟隨
邪惡逃遁
其實
你選擇了與世無爭
就已經擁有
夏花的絢爛
秋葉的靜美

2016.4.22

星 空 ——致達·芬奇

一個微笑
因為光線的變幻
成為一千種微笑
仍然不是你的初衷

你離開
從此世人知道芬奇小鎮
僑居
漂泊
思想
整個宇宙都是你的家
一生的手稿
都不及一個偶然的夢

宇宙
也是人類最深的的夢境
被星光誘惑
進入黑暗
你放棄溫暖和熟悉

直視身體
沿著每一條肌肉
每一塊骨骼
剝離
你看不到血
紅色從來不是你喜歡的顏色
你的身體
被分解成無數的點和線
所以你可以捨棄
單一的存在

也許你已乘著自己設計的飛行器
駛向以你命名的小行星 3000

儘管你知道
每一次睡眠
都可能是不歸之旅

此刻
一場盛大的儀式正在地球上展開

這一切
也許你早已預見

2016.4.23

■陳葆珍

我

24年的粉筆灰
沒有把我刷白
強勁的紫外線
沒有把我曬紫
34年的大染缸
沒有把我染黑
耀眼的霓虹燈
沒有把我照綠
我就是我
心中有一杆秤
就像我的影子
永遠忠於我自己

2016年寄自紐約

■郭永菊

醒著的夜

毋須沸騰和翻炒
一壺失眠
足以灼傷流淚孤寂的夜
削尖目光
刺破橫空高懸的月
銀色的血液
灑了一地的皎潔

出竅的靈魂
熬著生命的咖啡
折射青光的夜
偷走了母親庇護的胸膛
時光也學會了善變
歲月的情話
跌倒在荒野呻吟

光陰流走的水
浸蝕堅強撐起的山
都坍塌在人生的旅途
在那顆跳動惻隱的心尖上
收留隱隱的痛
借根歲月的擡棍
來翹起生命的終點

■西楠

身 體

穿衣鏡前的這一具身體
色澤蠟黃
形態張弛
藍灰色內衣綁帶
勒
在皮膚裡
留下深紅凹陷的印記
你卻想起，往事如煙
並不著痕跡
從腋窩下蔓延至內衣側邊的
曲線
跌宕起伏的曲線
是窄小內衣無法承載的
囤積脂肪
是你這些年來吞咽下的
罪惡與美麗
歡笑與哭泣
耳垂向下
劃過你溫和的脖頸
漫步在你尚平坦的雙肩
你稍許自信
彷彿青春還在
但再往下，是你的手臂
輕夾緊
就多出一層：你所陌生的
蠟黃色的
肉
是你失掉的江山
空餘一片狼藉
啪嗒，你解開內衣
鏡中跳出：一對乳房
一對乳房
一對行將退役的士兵
中年發福
面面相覷
是兩隻混濁的瞳孔：打開
張望

現在，你轉一轉身子
以側面朝向穿衣鏡
你看見：日益隆起的小腹
你的十八歲一去不返
你看向：日益隆起的小腹
像在給尚未到來的嬰孩，做準備
你厭惡這過早的未雨綢繆
你感到自己像一件
買一送一的贈品
你感到困惑
你仍舊對很多事情感到困惑
這一年你將要奔赴三十
小腹下逐漸壯碩的雙腿
擊中你的恐懼
還好這會兒
它們緊包裹在
牛仔褲腿裡
你們之間尚有一段
安全距離
你就這樣裸露著
上半身
上半身
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間
究竟有著怎樣關係？
你就這樣裸露著
看向穿衣鏡裡
你看向我
顫動一下嘴唇
沒有發出聲音

■暮云 玫 瑰

清明的月光
躺在鮮紅的玫瑰
我總在玻璃花瓶裡思考
昨夜又是誰
偷走一夜冷清
學起貓叫在窗台彳亍而行

以蔓延的偽裝
在兩眼間留下多刺
偶爾用憐惜
代替堅強，代替吶喊

■溫曉雲

花開的聲音

在艷陽下鋪上花開的聲音
你的名字放在可以仰視的高處
喜悅的噴薄幸福緩緩流轉

歲月漸老
那一抹冷香
掛滿我夢寐的傳奇

一朵心梅

尖尖一朵心梅
風姿萬種奔湧澎湃
在我心海

把一生投注給你
包括終生浸潤
你的名我的心

宿 醉

你是我的詩
你是我騰飛的翅膀

悸動的心靈
滲出雲朵伸展怒放
燃出詩情絢麗燦爛
在愛與被愛中交匯

深信的印象全為潤飾
模糊而無法贖回的停靠

一朵彼一朵溫和分散
距離就笑紋那樣寬
妳將是其中一朵
芬芳吐露在我心中
像夕照虹彩黏膩的陪伴
留點丰采給恆久美麗

2016年寄自台灣台南

■圖雅

我在幹什麼，或關於 被忽略的“缺席”

八里台下了雪！還很大……
孩子說這是他同學剛才在電話裡說的
我們這裡下了嗎？
我問
沒有。
你看外面了嗎？
看了。
一眼沒看孩子的我，也
一眼沒看外面
孩子就在我的後面
外面就在我的前面

蝴蝶帶我走了一回神

清晨讀特朗斯特羅姆的《語法學校》
“我愛好蝴蝶，”讀到這裡，我停了

塑料糖紙，從課本、筆記本、作業簿裡
像蝴蝶飛了過來
它們穿越幾十年的時光
輕盈地飛了過來
它們不要語法，不要辭書，不要眼鏡
掙開我的手
在我的手心裡舒卷
拉著童年的我和我交談

讓我忘了今天的早餐，忘了窗外寒風的呼喊

再 見

最後一個上電梯的是我
前三人都是男性
老人
老外

■阡陌

臨 水

終於輕撫了
你盛秋的漣漪
我臨水而行
什麼也沒想

此刻
我若有了別樣的思緒
定要負了你
相迎的水歌

聽
雨的諦聲
看
樹搖曳著
迷迭香的氣味
從綠松杉的雨林裡
吹著 透著

雲啊
你如此深情
離迷
的飄在這山丘
的小屋

是來邀約我的炊煙
拂去我過多的
心塵嗎？

小學生
大家按下不同的數字
小孩出去時對老外說“再見”
老頭出去時對老外說“再見”
老外出去時沒對我說“再見”
2016年寄自天津

■關淑媚

我是女孩我作主

你追我 很難
我看不上你
何苦費時
你高大英俊
你成熟穩重
好多人都喜歡你
我不
我的心沒有感覺

我很女性 我很男孩
我追我喜歡的他
聰明就好
你不要追我
你追不到我的
我的心在歌聲裏
在故事裏
在日子裏
你不是我的歌
我的故事
我的日子

當我把歌聲向你唱
當我把故事向你講
當我把日子和你過
你就是我追求的男人
想成為我的目標？
你努力吧
淑女 溫柔 矜持
那不是我 我
開口笑 放聲歌 大步走
等著我來追你吧
我的幸福 我作主

為呂曦 Lucy 老師生日作
2016/04/27 於紐約

■慕容真真

我是個傻孩子

我不見了
你是童年的那個雪人
你是午後走失的風箏
你是我冬夜裡愛過的珊瑚與玫瑰

我是個傻孩子
台風之夜等候雪人一起飛
我是個傻孩子
愛風箏的眼淚和它高飛時的美
我是個傻孩子
夜的海裡親吻過斑斕的夢的美

■游若昕

我家的二胎

黑森林

在大家的
掌聲中
一個人
走了進去
不知過了
幾千年
幾萬年
這個人
再也沒有
走出來

在食堂
大家都叫媽媽
生二胎
她雙唇緊閉
笑而不答
回到家裡
把麥笛和達菲
這兩姐妹
的照片
發到微信上
寫著
我家的二胎

2015.12.27

2015.12.10

■唐宇佳

媽 祖

桃花夢

我看見了你
飛到了我的夢裡
我看見了你
飛到了我的心裡

那幸福的一分鐘
一朵朵桃花就開了
桃花是燦爛的
那一刻，夢多好啊

天黑了
風吹著湄洲島
我說，月亮，月亮
有月亮的晚上
多好啊
有人問
沒有月亮啊
你為什麼說月亮呢
我說
媽祖就是月亮呀

■澹澹

西湖的心事

斷橋上伊人不再
雷峰塔癡心深鎖
漣漪悄悄掠過湖心

西湖啊西湖
夕陽下我對你一讀再讀
平靜的綠波下埋藏幾多心事？

信 念

假如所有的人都背叛我
我還有自己的影子

假如影子隨暗夜出遊
我亦可等待黎明

假如黎明不為我停留
我還有四季

烏鎮的時光

石板路、雕欄小木樓
小橋流水岸邊垂柳

溫酒一壺，獨坐一隅
看船夫一槳槳划過

光影中恍若窺見那閨中女子
衣帶漸寬默默守候

■依 雯

自

吟

我打了一場硬仗
說生活
我賭注一場相思債
說緣份
當然
人生本是一場馬拉松
在刀鋒上起舞過日子
哪有付出就要回報
人在做 天在看

■楊玲

孤獨症

他人的不經意
傷透我的心
我暗自
哭泣

高功能孤獨症
它最了解我的心

婆羅浮屠佛塔

沉睡了兩千年

大佛塔
被喚醒
又睡去
再次甦醒

巨塔終於重新屹立

朱熹書院

書院裡古香古色
肅穆寂靜課室中
夫子滔滔不絕

我坐下乖乖聽講
蟋蟀在院外叫我
出來 出來

27/4/2016

■向明

誓 詩

——回應老友非馬

詩的前方
 是一充滿吸力的黑洞
 詩的下方
 是一深不見底的深淵
 無論向前，往下都是一樣的深
 都是一樣的要自備照明
 都是一樣的像走進陷阱

在詩的道路上
 我們都此心不怔

可以渺百年如彈指
 視彈指如百年
 當葦狀雲簪上宇宙的黑花
 當冰河溶解世界將趨末日
 讓江楓過去
 任漁火不停

仍只管拾起紙筆
 甘心被詩美溺去
 放膽與窮愁共枕
 在詩的大道上
 我們卻都此心不怔

2016/4/14

■于中

櫻 花

有了季節背後的支撐
 便可以粉墨
 也登場

3/26/16 寫於休士頓

■銀髮

話說從前

話說
 越南南方山明水秀的從義山鎮
 義德學校廚房水井邊的角落
 有一躲避兵役的教員
 把衣服
 和報章上剛剛升級的戰訊
 一起在塑膠桶內
 浸泡
 卻將之忘得一乾二淨
 致生異味
 難怪有人叫喊
 誰浸的衣服生蟲了呀

話說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
 難以置信的這種事
 不知道看官們信還是不信
 反正有人信了

話說
 是主理廚房的六孀誇大其辭吧
 糗事是她爆的
 實情不至於這麼震撼也未可知
 她就是那種
 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性情中人

話說
 就在風和日麗的週末
 結伴
 與江邊的好心人
 姓江單名一個水字的
 把衣服漂洗得乾乾淨淨
 理所當然
 激烈的戰訊
 便如此這般地飄飄然

■劉潔

蜀 途

路途那麼的遙遠
 可心卻沒一點的疲倦
 去了又回來
 就像是一次逃避
 更像一次躲閃

夢

你的闖入
 不僅僅讓我尷尬
 更多的是用虛偽和偽善
 去粉飾我那已不是兒時的面容和心懷
 草草地假用喜劇的橋段
 完成一次會面
 是我的禮和欲
 引導闖入的你
 來去

2016年寄自四川峨嵋

成了耳邊風

話說
 發現世外桃源似的
 好心人就當然成了好朋友
 熱情邀約祇是一個藉口
 週末或假日
 便有人結伴常到幽靜的江邊
 來浪漫的談唐詩
 說宋詞
 或過江帶學生一起上山去
 採蘭

2016-05-08 北卡

■張莖

舊金山幻想曲

霧落金門橋
電纜車噹噹滑過
漁人碼頭
我湊巧來憑弔
那年懸在港灣的夕陽
而晚霞卻完全陷入
那支懷舊老歌迷濛的旋律中
彷彿又聽見女歌手急促的呼吸
和亂了的心跳
這時一幕黑白電影的場景
隱隱浮現了
你正迎面走了過來
當幽靈般靠近時
才看清髮際插著的花
早就凋萎了
我則佝僂緩行
迷失在
又起了霧的
舊金山濕冷的
記憶裡

■季陽

假如有一位真人

一個念頭比一個念頭更深
卻始終小於你持續的寂靜
小於旋轉的星群苦難的半徑
那扇讓萬物容身的沉默的門
令一切念頭為你同時蘇醒

2016年寄自澳洲

■王性初

塗鴉 二首

褲子獨白

我是肉體下半身的貼肉皮膚
我是所有紡織品的情人小三
我是人類的遮羞布
我是罪惡的添加物

人們愛我恨我寬我窄我長我短我
大家穿我脫我護我剝我剪我補我
穿上我人類成了人類
脫下我全都像個畜生

我的長短是歲月惹是非
我的厚薄是季節加時尚
有了我下半身是隱私
脫了我下半身是陷阱

白天我是道貌岸然的君子
夜裡我是風情萬種的看客
喜劇與悲劇在我身上交替上演
歡聲和笑話把我遺棄在床邊

2013年國慶日於金仕頓酒店

夢急就

怎麼搞的一曉都是夢
接二連三連綿不絕接力跑連續劇
夢市場夢作坊夢沃土夢舞台

好熱鬧呀真帶勁

夢的春運夢的趕集
夢的鳥巢演唱會夢衝鋒
夢的和諧號各路瘋

許多夢零件忙著組裝

■施漢威

蒼茫

夕陽橘紅
泛一葉輕舟
人生河道中徜徉
波光粼粼
彩霞漫天
鳥雀歸飛
好一幅無限好景象？
撒一張回憶巨網
網盡蹦跳的舊事

對岸落盡青絲的禿枝
秋風中低頭沉默
似在凝思春花輪迴的日子

27.4.2016

無數夢角色粉墨登場

擁擠不堪
摳苗助長

你方唱罷我登場
夢的產品更新換代
夢酣睡連夜加班
夢工廠產能過剩

這一曉是夢皇帝執政
夢主題太荒唐太無厘頭
太異國他鄉太無中生有
太顛三倒四太指鹿為馬

這一曉的夢太經典
太黃色太紅色
好夢噩夢一鍋端
最後一聲響
砰！一枕黃粱

2016/4/14 夢醒追記急就

■ 羅青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吳秀菁《蘆葦之歌》（2015）台灣慰安婦紀錄片觀後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就像天上飄浮的白雲
自願躺在地上
一任各式各樣的太陽軍靴
來回踐踏成淚水血水的污泥

難道他們是掌握歷史
戴著公正面具的千面人？
無臭無味無聲無息的
在每一個詞語裡下迷姦藥
在每一本書裡下神經毒劑

好整以暇又
乾淨俐落
絞殺溺斃在
陰暗的時間水溝
深處

他們非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就像地上自由的清風
自願鑽進夾窄陰濕的工寮
一任各式各樣的煙燻口臭
反覆吸咬成聲嘶力竭的死寂

讓我們的冤屈恥辱
無法記錄也無處申訴
只能默默說給
斷臂的行囊
開口的皮鞋聽

不料——
卻讓黑亮幽深的
腐臭水面
變成一面
閃亮明鏡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就像枝頭含苞的蓓蕾
自願萎落糞坑
一任大小不一的長短蛆蟲
肆意鑽探又不斷啃食

講給
沒眼的鑰匙、
單耳的杯子
寬容的椅子、
古板的桌子聽

反映出色厲內恫的主犯與
狡詐奴性幫兇的嘴臉
清晰無比的變形浮現
浮現在潔白的雲影與微風中
浮現在無數含苞蓓蕾的倒影中

他們非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他們非要說自願的是我們
而我們豈可昧著良心附和
他們硬說非說我們是自願？

唱給
落單的螞蟻、
折翅的蝴蝶
癩腿的野狗、
失明的老貓聽

而花苞裡
每一片花瓣
看似脆薄軟弱嬌嫩易摧
實則蘊含著無比堅強
的生命力

難道他們是掌握真理的
鋼鐵坦克？
轟然粗暴的壓過我們
壓扁我們卑微的抗議
壓碎我們結冰的淚水

夢給
假寐的鷺鷥
無眠的游魚
斷根的水草
沉積的泥沙看

充天塞地而來
隨機應變而開
全然自願的四處展開展開再展開
展開成一片不斷精耕的記憶花田
在虛偽諂媚陰險又狠毒的汗水坑旁

難道他們是掌握正義的
兇猛惡犬？
狂吠猛撲的撕裂我們
撕去我們襁褓的自尊
撕扯我們腐爛的希望

此時，面無表情的他們
優雅多禮的走來
熟練的把我們及
我們一生一世的
微弱要求

後記：
對日抗戰勝利後，台灣光復，而釣魚台與慰安婦問題，一直是號稱愛台知識份子、政客、藝術家、作家、詩人的照妖鏡，百試不爽。

■ 嚴力

海

誰也改寫不了海的歷史
我首次到達歐洲的最南端
遇到的還是不變的波浪朝代
海的爆發力
抹去了人類出海探險的壯麗
淹沒了海戰的痕跡
蕩平了海盜與船隻的身影
海在沙灘上重複自己的腳印

2015.6.4

虛掩的後門

誤會和誤點使生活
充滿出乎意料的戲劇情節
我無聊時經常動手把失敗
往後延遲幾天
而我對勝利的渴望則一再提前
無論提早到
銀行與投資公司還沒開門
或者慾望還沒上市時
反正大家都知道
人類有二十四小時虛掩的後門

2015.6.

能力很現實

人的一輩子
要用與他人互動的工藝來生產幸福
時間一久
就會有庫存能在突發事件時取用
所以遠親不如近鄰的說法太妙了
我也不常與遠房的夢想來往

2015.5.

■ 余問耕

無題詩三首

其一

燈在天花下黃著
一隻壁虎突然竄出
牆上花失色驚呼
掛鐘也喊叫起來
破壞了一室的寂靜

窗外無月

其二

燈靜靜站著值夜
眼皮也不眨一下
書架上群書卻閉上了眼睛
瓶花也已熟睡
茶涼香淡
萬籟無聲

眼前的詩
不知下了什麼決心
一行一行
跳進我心房

其三

花在爭豔鬥麗
青天沉默
白雲不語

一隻飛鳥掠過
草樹都翹首仰望
花遽然失聲

幻想一雙翅膀

19/04/2016

■ 老哈

悄悄地你問我

悄悄地你問我
是否還記得
那歲月裡早已過去了的黑暗
我說
想忘都難
不過
我記得的不是黑暗
我記得的只是黑暗裡的光明
是光明讓我看見了希望
是光明讓我鼓起了生活的勇氣
是光明讓我對自己說
只要不死就會有明天
明天就是我的希望
如果我只看見了黑暗
我早已不復存在

曇花一現

只因為
天邊的一抹晚霞
十分絢麗
不知怎的
就喚起了那一件
封存在我心裡
數十年的心酸往事
我以為自己
早已從中走出
其實我
並不瞭解我自己

頑石

日子一天又一天
歲月一年又一年
奔流的河水喧囂不息
天上的浮雲聚了又散
黑夜已不再寒冷
朝霞再也帶不來溫暖
懸崖頂上的頑石
靜靜參禪
不動不聽不看
無心無意無言

■冬夢

我把一張白紙摺起來

童年時爸爸教我
摺一架飛機
爸爸愛藍天
飛呀飛到天堂養生

童年時媽媽教我
摺一隻小船
媽媽愛碧海
搖呀搖到外婆橋待老

我把一張白紙摺起來
沒有瑕疵的心
交給妻
此生絕不讓半點桃花沾色

南瓜罵我

看我紅光滿臉
肚鼓腹張
好一副商賈模樣

瞧你一介寒酸
髮稀髭薄
難登大雅之堂

煮茶記

水再沸騰些
茶葉帶著羞澀的怯情
開始慢慢露面

詩人彷彿一切淡然
與春風無關
與秋月無關

2016年寄自香港

■李國七

2016年回到半島

從沒停歇截止夏天的土地上
盛夏光年或常年盛夏？
朋友卻說：今年特別熱
猶如走在滾熱屋檐上的貓
美國某位出名的作家曾經說過
那是有關慾望與人性原罪的記錄
我的亞熱帶生活卻向理性傾斜
諮詢服務者——我如是說
追隨客戶的足跡或版圖
當世界經濟走進病重期
一些公司倒閉
一些公司瘦身
一些並購重組
諮詢業務愈發繁忙
我曾經認識的東南亞
猶如當年1997年
我回來
一群趁別人有難
以有代價的方式進行扶助
這次回返
在事件與事件、公司與公司之間游走
人是老了點
窗外的茉莉依然
或者我應該說
茉莉更加糜爛的開放

小情歌

“怎麼定義咱倆的關係
愛、利益、狼狽為奸？”
他撿起我的問題，沒有立刻回覆
遲疑頗久終於回答：“有需有求——”
好像有點過意不去
我們曾經造愛
曾經把青春押在彼此身上
好像有過很另類的承諾
總不能以買賣的架勢闡述吧

■遠在遠方

看夕陽

她約我一起去看夕陽
我說到此刻，天上有雲

其實看日落，就是要看天邊
堆積的雲朵
我喜歡看金色的光線
如何一點點透過層層烏雲

那些飄動、虛幻著的萬物
隨思緒在風裏
瞬息間變幻無常

你可以坐望天上
遊蕩的火苗，燒盡半邊天色
卻不用擔心灼傷
你的眼睛

藍色鳶尾

一支藍色的鳶尾花
在薄霧中
靜悄悄綻放

我遠遠地放慢腳步
生怕打破清晨
庭院裏的謐靜

她此刻，扇動了一下翅膀
早化為一只飛鳥，剎那間
驚逸不見

可是——
造愛，屬於各自本能
而青春，不押一樣會流失
於是我不再追究追溯
窗外栽種的辣椒種子
都已經長出翠綠的幼葉了

■桑克

心靈史

緊關家門，看碟，一片接著一片。
經歷未經歷的生活，有時也重溫相似的時辰。
門外一切都是黑白的：散步，公廁上的書店，
幾隻鳥湊成一群，孩子臉靈光一現，
鴿子或麻雀，胡亂飛過，或許勝過心之皺紋。

逼自己看，半片，就揉搓出傷痕，
一上午找蒲寧的茬，而鄰國大雪發瘋似地下，
其中一場勒索地埋葬：狗群，蒼涼的行路人。
一下午人的演講，一下午狗的窄門，
共和的設計，多麼奢侈，多麼酸楚的設計啊。

松花江邊，臭浪，一波一波自在，
而江邊所謂的閑人，彷彿起哄似地患了鼻炎。
你把傷心塞進了抽屜：馬騮，即將平安歸來。
你裝得多麼平靜，實則卻多麼驚駭，
彷彿深水下，旋渦沸騰，平靜中埋伏著危險。

忽然下雨，天冷。我在郵件上說：
今天或許是中型雨，天氣寒冷得更接近秋天。
但心靈的小火爐卻旺：皮膚，燒成了一小撮。
把心臟當作心靈，這需要誰來琢磨？
心靈病等於，心臟之病？誰會信這無稽之談？

恍惚憤怒，拽心，像拽一頭瘋豬。
我真的快要瘋狂了！左腳穿涼鞋右腳穿皮鞋，
在報館整整一個白天：沒誰，發現或者指出。
我拼命一本正經，嚴肅得如同教徒。
在心上滑冰，冰道平坦，而我卻磕出了黑血。

習

屋子不靜
火車的蕪雜經常進來
貼在馬糞紙上
或者耳邊
那是西直門
窗戶把她送得很遠
我的衣架靜靜立著
穿他的人不在

2016 寄自哈爾濱

■方壯霆

風之影

一、
不聞聲，不見塵
只有沙沙的樹影舞動
皓月下，一闕雪白的殘垣

二、
漆黑漆黑的無星無月之夜
前不見來路，後迷失歸途
微弱的燭火是守夜的，風之影？

三、
提天王之寶塔，無一漏網
踏哪吒之火輪，叱吒風雲
風之影，仍無影無蹤

四、
臨窗而坐，面壁而思
思有則有，念無也無

風之影之思之念之追逐之欲罷不能
思有則有，念無也無

後記：讀小說“ The Shadow of
The Wind” 感觸而寫。
2015 年 10 月 12 日

神韻（女兒東岸行）

左手，執著一張飛機票
右手，握持一紙碩士文憑
荳蔻年華的你，出門了，往東行

鎮定自若，你確有父母當年
闖盪未知世界的神勇和自信

不同的是，你沒有擔憂
更無在陌生社會求存的徬徨

■藍翔

甦醒

峭壁上
岩洞前
風吹過
嗚嗚的回音
耳畔響起
睡意未醒的眼瞼
懶洋洋睜開
動了動
卷縮的身體
伸一伸
貼在胸膛的翅膀
抖掉
殘留在大腦裏的睡意
醒了
站在洞口
迎著風
仰望著藍天
找回了
飛翔的感覺
那就飛吧
再嘗嘗
迴旋
俯衝
騰雲
急轉
的
滋味
就用飛翔來見證
生命的意義

2016.04.20 於密城

有志氣，你走自己的路
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天地

我欣喜，賞悅你
玲瓏冰心升華而起的，神韻
2014 年 7 月 11 日贈愛女靜茹

■杜風人

考古學家

挖掘 深層朝代
輪迴的疤

剝刮 歲月傷口上
化石的年輪

剪貼 支離破碎
春秋因果的標本

探究大地百孔千瘡的
黑箱作業 專業
搜集 永恆出土的
一剎那快感

卻讓地球 嚐到
隱私被人發掘的
尷尬痛癢

真相號外

白雲悠悠 輕搗
眉飛色舞的眉檐
擦亮 飛檐翹角的魚尾紋

庭前一帶散髮 掃落
一秋蕭瑟秋辛 篡改
額上的歷史

垂簾聽政 編織另一個平台的藉口
在金石刮鬚刀的刀口下
顏頰供出髭鬚數條告白

洩露了 顛顛
兩條鬢髻的花邊新聞

【酒誌】：孤獨島一杯白雲，悠逸酌慰酒臆，丹青負我，詩書亦不覺老之將至。最近刮鬚，霍然發現髭鬚幾條道白，兩鬢也開始飄霜浮白。

■魏鵬展
我知道吃了甜的
就吃不了苦
還是希望多一些蜜餞
天空的顏色很藍
很想睜開乾涸的眼睛
走過不怕人的鴿子
馬達聲的馬路
留心聽
路邊樹上有鳥的聲音
熒幕的光很刺眼
放下手機
喝下涼茶
我一直渴求
蜜餞

2016年3月21日

現代失語症

黃昏剛出岫的一片靄靄
停雲 看到跌落谷底的夕陽心情
篩下 一陣霽色風雨

我只好識相地 一飲而罄
滿谷雲霞靄靄 只為了
接近滿天的星斗

有些飲了風月之後的話 只能
說與星辰 只因
星星最解古人心

天地一指也·莊子語

一朵山花 從石隙中
探個頭兒 靚靚靜觀
山外 花花綠綠的方寸化外

一陣風 篤篤
追逐 無邊無際的草原上
一個花非花的夢

隨手一拈 竟將山花腮邊
半瓣微笑 摘下
交給出岫雲

■刀飛

月亮還沒有下班

天色還沒有睡醒
我橫過橫臥在市中心的陳興道大道
轉入小路，迎面撞見昏眩的張民安大廈
一排被擱在路邊的手推清潔車
似乎已下班，正在扎堆閒話家常
數支貼在屋牆的日光管微睜開眼
恰好與對面一柱路燈相對凝望
提早起床的數個小販像團團轉的螞蟻
匆忙地，輕快地打點他們的麵檔，咖啡檔
燒水，擺設，抹檯椅
無心理睬我這個每晨路過的行人
穿出小路，我已瞧見公園向我打招呼
伊一頭時髦的綠髮
在晨風的梳理下有點詩意的飄拂
現在春意正濃，濃如香甜的蜂蜜
伊喜愛穿著一身的青翠點綴一些小黃花
這就是今年最流行的，最Top的春裝
我與公園有個約！每晨
五時左右我都走入伊的懷抱晨操
帶點薄荷味的空氣老早把我的惺忪催醒
當我做個彎腰仰首的動作時
我發現月亮還掛在灰濛濛的天空上
月亮還沒有下班，太陽經已上班
太陽是個勤奮的清道夫，一大早從東邊起
一路把黝暗掃除，把黑夜漂成白天
現在天空已漂得灰灰白白了！
月亮為什麼還沒有下班？
她有依戀，有牽掛，有一樁未了的心願？
她彎著嘴巴說：縱使香消玉殞
也誓要見上太陽帥哥豪邁的笑臉？
我迷惘，嘆息：陰陽相隔，永不聚面
這是大自然家族老早訂下的家規
月亮月亮！不要任性，不要痴心妄想
不要衣帶漸寬終不悔，應悔當初偷靈藥
趕緊下班回家，休息養神
因為到了今天晚上，漫漫長夜
妳還要開一個碧海青天的夜夜班

2015/04/10

■伊沙

圖 森

夜晚
妹妹駕車
帶我去逛圖森
“哥，你沒發現
這座城市
與別的城市
有啥不同？”
“好像……
沒有路燈”
“對”
“怎麼可能
沒有路燈呢？”
“為了讓大家
更好地看星星”

阿拉斯加

歸程從圖森開始
乘坐一輛中巴專車
到達鳳凰城機場
再乘坐阿拉斯加航空的
一架班機
飛往西雅圖
在三小時的飛行中
我一直在想父親
二十一年前
他應邀到阿拉斯加
工作一年
但僅僅呆了兩個月
便得到母親患尿毒症的噩耗
(那個電話是我打的)
他放下工作
立刻回國
陪著母親治病
從此再也沒有

■林清陽

隱匿的圖騰

心中飄忽不定的意念
像似當年淡水河畔的冬季
瀟灑濕冷與陰霾的氣息
即使溫了一壺熱情的記憶
卻也喚不回冷卻的夢境
凝視雪白而純潔的足跡
曾經在五虎崗留下許多眷戀
彷彿沉睡了千年歲月之後
卻驀然從幻境裡悄然甦醒
然而再也找不到溫柔的聲音
倘若纏綿而隱晦的呢喃絮語
只適合在山城老屋中飄盪
那麼不再是充滿喧囂的故事
也許早已成為腐朽的叮嚀
於是在娑婆塵世中褪去殆盡

2016年寄自台灣彰化

出過一次國
出過一次省
出過一次差
直至母親去世
他也退休了
哦，那一年
父親五十七歲
他是在衝向一生
事業巔峰的最後一程
抽身而去
全身而退
我知道
他心有不甘
但從無悔意
作為男人只能如此
如此男人才是男人

■彭國全

螺 殼

從海底捲上沙灘
灰褐的螺衣被剝奪了
露出在白殼上斑斕的花紋
是凝固了的血跡
那歲月 暗無天日的鐵證

大海調動所有的狂瀾
企圖沖瀾
都抹洗不掉

清算暴君

——歷史上一個令中國死人最多的罪魁

惡浪滔滔，胡作非為
自恃“海水不可斗量”

海螺的死，是為了挖空自身的肉
騰出殼
舀起海水 擱在海灘上
就敢較量。

與其讓頭腦裝滿痛苦折磨一生
倒不如挖掉腦子
也舀一腦殼海水

那早就空了 在等待著的
三千萬活活餓死的農民腦殼
命運被糟塌枉死的右派腦殼
總為政策失誤做替罪羊遭濫殺
連數也數不清的階級敵人腦殼
都為伸冤去舀

要比暴風雨更厲害
從下向上潑出去
沖出地心吸力
潑向天外
集中所有的殼一起潑
不留餘波
徹底清算

■遠方

臺階

一片灰色地帶
伏一頭怪獸
態度曖昧
冷漠旁觀

你的首鼠兩端
你的急功近利
你的欲說還休
都看在眼裡

其實
上有上的森嚴氣象
下有下的從容低回
全在於把握

放鬆，再放鬆一點
刻意雕琢多有敗筆
校正好今生的最佳視角
哭笑任你

路 □

有一道習題
從猴子變成人開始
就攤在那兒

後來慢慢進化
有獎的選擇題
蠱惑人心

我們的先人前輩
大智且大勇
屢敗卻屢戰

再後來大家才凜然發現
它竟已蛻變
成了秒殺的必答題
橫互在人生的各個路口
挑戰你我的今生來世

■蔡可風

一個命題

面對 命題
思維 牽扯不住我
心力 無法集中
從分散 走向凌亂
有道是 意馬心猿
不忠不貞
就成了……什麼
推論 正在任由延展
隨人意擴散
扭曲變形後
還要 折返原點

數十年的經驗證明
沿著 這條歪門斜道
走進 不可收拾的
評判 成為罪人了
原罪 要貫串個個終生
要傳宗接代
出走，出走，再出走！
起錨 起錨 又起錨
遠離那片氣場
遠離那生我育我的
戀土故園去追尋
從異鄉 到異國
伴陌生去 共享
肉體和心靈的徬徨
走出 命題之外
免除那如影隨形的
亡命 張狂

附註：近年每到五月一日，香港支青聯會百餘人眾，往吉澳島拜祭當年偷渡之亡靈，余在大洋彼岸，朗誦此小詩以誌之。

別無選擇
是十字架也好
是釘子枷也罷
我們扛

■李斐

門外的樹

脫下身上的彩衣
赤裸裸的站立
無意展示骨感
千百枯黑枝條
指向天空
非也投訴什麼
好讓寒鴉棲身
小松鼠攀爬
雪來了
披上厚厚白袍
我們合照留念
當春風吹過
輕撫著蒼裂軀幹
陽光滋養著葉芽
青春又回來了
哪人呢

2016年2月10日紐約

魚舖——唐人街系列之九

每次打賣魚店經過
冒出如泡泡的想像
但又不敢多想
平臥在碎冰上
不能呼吸的軀體直僵
圓凸的眼珠怒睜天空
不閉不休像問為什麼
弱肉強食欲言無話說
不禁我對自己也在問
魚生壽司是嗎吃過多
身體血管熱度在下降
今日晚餐檯上盡緊張
什麼樣游水海鮮
蒸籠內多加蔥薑
食物鏈每個環節須防故障
海產枯竭別指漁人獨清帳

2015年1月10日

■ 達文

神游記 (六)

“踏遍青山
也只收獲一身征塵吧”

“是的，說對了
而且還要洗得清清爽爽
計劃好
下次再來……”

灑 歌 (三)

你說要有雨
潤濕的腳步
從草根漫過山巔

強扶病體
看著微風
把炊煙梳成霧

你說過再見
碎步繞過樹叢

落滿一地的歌
擋住我回家的路

晚 詞 (十四)

我穿行巷泊的時候
夜在山背後
牽著雲群

一朵暗火一樣的花
在籬笆下
噬咬我重疊的步伐

■ 顏溶

黑膠唱片

聲音裡的舊 在一根唱針下
形成漩渦。滄桑的水波清亮 細膩
波紋在擴散
一個女人的海：黑白膠片上的麥克風
旋轉。舞台和燈光被屏蔽
嗓子裡的金 褪去時光的鏽
夜上海沒有夜 在一杯又一杯的酒盅裡
微醉。甜美的面龐是一個女神
燕語鶯聲。清純無暇的聲帶緊緊抓住
沒有塵灰的世界。全世界的灰塵
慢停下來：坐似花樣年華

迷 戀

如此迷戀你的身體
你用指尖 打開一部法國小說
弗雷德里克。你摸到的靈魂
從一個被遺忘的童年開始
一封信 和一封意外收到的回信
庫洛·米爾洛姆和你
究竟誰正在成為被虛構的人？你赤足
走在藍色的田野。克萊爾吉根隱蔽的開闊
耶茨有十一種孤獨。芥川龍之介
露出諸神的微笑
你打開伊麗莎白鮑溫小說家的技巧
而你正進入某個情節
技巧是生活的事。你正和世界發生關係
你的身體如此繁星璀璨
夢境的現實：米勒
把低地匍匐在你的乳房
如果你翻一下身 你知道
某個人正進入你。他有那麼多憂鬱
讓你完全忽略
他是個抽象或具體的人

2016年寄自北卡

■ 言父

嚮 往

河裡的金黃是春天的嚮往
長髮飄飄，妹妹，春天的妹妹
沿著開滿鮮花的小路，握握
生活的香

春天，可以花開，也可以芬芳
許多的讚美都有了自己的嚮往
如同現在我的情緒。嚮往
春天的油菜花開，還有舊年的
讚美
把更多的詞都給生活，在太陽
初升的時候
讓滿河的金黃了有晃眼的嚮往

春 天

春天的清晨，薄霧溫暖著小河
的溫柔
香呀，四處飛翔

一個人慢慢地走，可以和小草
說一些知心的話
一個人慢慢地走，可以和自己
說一些貼心的話
讓初升的陽光，慢慢騰騰地有
了春天的味道

春天的清晨，沿著小河
去看看那尾愉悅的魚

2016年

■遠方

臺階

一片灰色地帶
伏一頭怪獸
態度曖昧
冷漠旁觀

你的首鼠兩端
你的急功近利
你的欲說還休
都看在眼裡

其實
上有上的森嚴氣象
下有下的從容低回
全在於把握

放鬆，再放鬆一點
刻意雕琢多有敗筆
校正好今生的最佳視角
哭笑任你

路 □

有一道習題
從猴子變成人開始
就攤在那兒

後來慢慢進化成
有獎的選擇題
蠱惑人心

我們的先人前輩
大智且大勇
屢敗卻屢戰

再後來大家才凜然發現
它竟已蛻變

■北塔

濕婆之舞

宇宙的肚臍眼生出蓮花
無需水，兀自綻放
他的第三只眼噴出火焰
無需柴禾，兀自燃燒

蓮花與火焰共舞
無數只手伸出圓環
他的手卻只在環內舞動
左手敲打著右手緊握的銅鼓

此時，誰不跟著跳舞誰就是侏儒
將被他踩在腳下
飽受蛇精的襲擊

此時，誰不爭著出生誰就得死去
將被他的火焰焚為灰燼
將成為他冠冕上的骷髏

我童年的鐵環滾向了哪裡
在哪裡的草叢中鏽蝕
也許是滾入了恆河的滔天巨浪
沒有他狂舞的頭發幫著分流
我的一切
都將被淹沒於從九天落下的銀河

2016 寄自北京

成了秒殺的必答題
橫互在人生的各個路口
挑戰你我的今生來世

別無選擇
是十字架也好
是釘子枷也罷
我們扛

■世賓

鳥鳴

風暴過後，山谷中傳來鳥兒的鳴唱
在高高的樹梢上，那心兒
勇敢又明亮，那歌聲
從遙遠的天際，把蔚藍色送來

當雷霆轟響，樹木在風中顫抖
天地彷彿臣服於風雨的暴戾
黑暗籠罩中，這樹林的心臟
依然在沉默中跳動
這黯啞的火焰，像地底的熔漿
一直在燃燒

風暴吼叫，指揮著千軍萬馬
宣示著對這片山谷的統治
但此時，一聲鳥鳴：清脆、婉轉
便把整個山谷交還給藍天

新年好

這是時間的節點
是人們，不是君王
在時間的領域立下的界碑
這一刻起，時間沒有後撤的餘地

這是跨越的時刻，記憶蘇醒的時刻
無論過去多麼輝煌或者暗淡
往後就是一個嶄新的開始

新年好，新年好
對於年輕人，這只是
一個時間的碼頭，他們點一點頭
就要開始新的航程

2016 寄自廣州

■葉在飛

一十詩

一、壓力太大

昨晚，夢向我遞了辭職信

二、來回

她凝望著我的瞳孔
我凝望著她的瞳孔中我的瞳孔中她的瞳孔

三、哭孤

我有一首尚未完成的詩
離家出走了
誰看到了還我，薄酬

四、傳醉

她醉了
輕喚我扶她
我剛接住她柔軟的手
也迅速醉了

五、哭

沒哭
已足有十五年了

這麼一想
我一傷心
淚如雨下

六、憐影

我走到鏡前

讓影子現身

其實我對影子充滿憐憫
因為它並不知道自己是影子

當我憐憫它時
它也模仿著憐憫我

七、母親

在夢中，我死了之後
被送到陰間挑選下世的母親
閻羅王說我今生修得好
下世的母親形象
可以選擇西施秋瑾林徽因甚至觀世音
我說我還是要今生的母親吧
其他的我都不熟

八、寫詩的好天氣

一記驚雷
在虛空中引爆
無數雨線
垂下

我張開口
像魚般咬接一支

期待一個仙女
把我釣上天去

九、開詩方

一大早
就有人來求詩
我望聞問切一番後
從百子櫃裡執字

包好了囑咐：

■雷默

光之履

光之履在幽暗的林中顯現
好像一隻猛虎剛剛出沒過
但什麼也沒有
只有一隻花蜘蛛，睡在自己的網裡
只有兩隻紅紅的枸杞果，懸在細枝上

我確信不止一次見過它的蹤跡
不是通常的影子，而是它本身
猶如佛不是塑像，禪不是花木和流水
前年在玉龍雪山，去年在桃花塢
此刻，在寂靜的幕府山中

它是否是一隻百腳獸
月亮升起時，它把鞋脫在了窗台上

2016年寄自南京

按藥單提示排列成詩
排好後
睡前反覆閱讀
必能迅速入眠

十、葉還飛

昨夜喝了點烈酒
結果夢見了以前的女友中
最喜歡的那一個
我已不知夢外的她人在何方
只知她在我夢裡的新地址
我們在夢裡終成眷屬
她為我生了個白胖兒子
還催我替他起個漂亮的名字
我沉默不語
為當年的分手流出淚來

2016年寄自香港

■張耳

孫中山醫生

讀陳邦賢著於1936年的《中國醫學史》明白了幾件事：當年西醫傳入中國的時刻，對中國士大夫階層知識分子的衝擊遠遠超過船堅炮利、西洋玩意：自己幾千年的頂禮膜拜的醫藥典籍以及一切與此相連的哲理思辨被證明千瘡百孔，胡言亂語，驢唇不對馬嘴。旅日學者、中西醫師、翻譯家丁福保憤慨地在他編譯的《醫學補習科講義緒言》疾呼：“吾國醫學四千年來，謬種流傳，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適以殺人；肺五葉而醫者以為六葉，肝五葉而醫者以為七葉，肺居中而醫者以為居右，肝居右而醫者以為居左。心四房而醫者以為有七孔，膀胱上通輸尿管，而醫者以為無上口，此無他，古書誤之也；欲正其誤，宜講解剖學。腎為制溺之器，而醫者以為藏精，不知藏精之別有精囊也；心為發血之區，而醫者以為君主，不知神明而出於腦也；肝臟之製造膽汁，外腎之製造精液，“胰臟”之製造“胰”液，而醫者均不知也；此無他，古書之誤也，欲正其誤，宜講生理學……石膏無清熱鎮躁之性，亦無發吐攻瀉之力，只能作器，不堪入藥……中風一症，《素靈》仲景之書，皆主於風，劉河間則主於火，李東垣則主於氣虛，外受風邪，朱丹溪則主於痰溫，而不知其病源由於腦髓中裂一血管壓腦髓所至也；此無他，以訛傳訛之古人誤之也……心屬火，肝屬木，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以五臟

強配五行，凡稍知物理學者，皆能知其謬也。赤入心，青入肝，黃入脾，白入肺，黑入腎，以五臟強配五色，凡稍知化學者，皆能知其謬也。吾國醫學之腐敗，至此已達極點矣！”這位文筆異常流暢的丁醫生一氣之下，一邊從業治病濟助弱貧，一邊從日文翻譯了全套現代醫學院的講義，一共45本醫學護理學教程。可謂我的前輩，可惜我上醫學院的時候，學校沒有教授醫學史，對丁醫生的赫赫成就一無所聞。

當年的中西醫學衝突，實在是一場革命。新醫痛斥中醫“墨守舊法，甘為井蛙，坐令病夫盈國，死亡接踵，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少數激進派上書政府取締廢除中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很是轟轟烈烈。而且這場革命之火燒到了醫事之外——國父孫中山醫生曾習西醫七年，後自香港醫學校1892年第一屆畢業。旅日醫學生魯迅郭沫若就更不必再提了。

當年知識分子從醫與救國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們敢說敢為，披露祖宗醜事，挑戰權威，之激烈，之徹底，國學底子之深厚，西學之迅敏，淵博且獨立自信，可謂真正文化精英，令我汗顏。

然而，時過境遷，中醫中藥新近研究越來越全面且專業化，並在全世界傳播，被世界教科文組織譽為世界文化遺產，“醫事衛生之障礙”說，現在看，過激了。

■姜華

故鄉

故鄉是一枚月。圓滿或殘缺，皆為個人福報。

誰能懷抱滿月。往往月圓之夜，許多人仍奔波在路上。

一群夜鳥在樹梢上竊竊私語，討論著冷暖、苦難、美酒和詩。

月夜，小南風吹過村莊，甜且清冽。春夢，沿著秦巴山地漫洩開來。

在這個滿月盈空的夜晚，我需要浪漫一次，返回前朝，挽上衣袂輕移的娘子，漫步大唐西市，演繹一場風華雪月的故事。也可溫一壺美酒於山野，邀三五布衣，對月淺酌，盡情釋放塵世的憂傷、嘆息，和無奈。

今晚，我要把那些陰暗的、奸詐的、齷齪的世俗，方言，和表情，統統趕出門外。

盡管塵世一地殘影，我不抱怨。一個人呆在低處，悄悄的活著，偷偷地愛著。

現在，所有月光都是我的，我讓它翻越秦嶺，沿漢江故道，追尋大禹足跡，聚會太極城裡，普照這塊史稱旬關的地方。讓這塊土地上的動物、和植物披上歡樂、吉祥。

今夜，月光願意掏出了所有的銀子。月照故鄉。今夜我是王。我要在故鄉奔跑的土地上，河流山川和房前屋後，遍植桂花、五穀、牛羊、仁愛和笙歌。我要暢開門窗，靜靜地聆聽，萬物生長、發芽、開花的聲音。

月光多麼悲憫，如上帝。

■陳銘華

動人

當我隨意打開某一個身體，咦，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全是人間美好的東西！無恥，這未免太假了吧？又不是什麼政客、娼妓道德含量高者之流，複製細胞，植入知識，既然一切都是造出來的，那麼四維八德再加多點恨怨又有何不可？何況這裡說的並非“會動的人”那種意思，更不是那個令人想入非非的形容詞，而是科學家們讀了這篇東西後不久的將來就會發明的貨真價實更接近真人的“會動的人造人”

2015年8月6日

平安夜在哈爾濱

長白山的雪好像一直跟著我，幾個朋友，幾碟小菜，一瓶酒，哈里路亞！銀白色的夜

邊界的恩怨情仇困擾著我，明天的飛行還有雪麼？哈里路亞！夢白色的夜

雪落在籃球場上，這是今年的第二個聖誕，哈里路亞！那已然是加州的夜

2015年12月25日

■姜利曉

驚蟄

彷彿一聲輕輕地呼喚，就能讓地下的蟄蟲，迅速睜開睡眠，雷聲就是他最大的喊聲，震耳欲聾。

大大小小的腳丫，跑出襪子和鞋的束縛，探出頭來，看看天摸摸地，那愜意的樣子，如魚得水。

雷聲滾滾而來，彷彿一個巨大的鼓，被巨大的鼓槌，用力地敲打，鼓聲驚天動地振聾發聵，一些冬眠的生命，就這樣被一個個喊醒，生長，不能拒絕的生長已是轟轟烈烈。

被閃電劈開的內心，夢想的光芒閃亮雙眼。

冷與暖，彷彿在時時地交接班，惟有歲月的腳步不會迷失方向，春暖花開已是必然，生機盎然已是必然，夢想之花處處開遍已是必然，而我們只需在這個節氣裡準備好奮鬥的力氣，之後一如既往地朝著夢想升起的地方上路即可。

■羅俊士

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悄無聲息地來了。

水在冰層下流動，不知不覺間，冰層融化，浪花迭起，水聲嘩啦，天也青 水也明。

泥土漸漸疏鬆，那些白地，已經不是白地了，因為有許多草芽冒了出來。一些土坷垃身不由己，被頂到這邊一點，又被頂回到那邊一點，草芽的勁道，無法估量。

風丟失了逼人的寒氣，溫煦的氛圍裡，隨處可見盈盈笑靨，包括五花八門的樹枝，一夜間努出萬千新葉，把空氣濡染得綠瑩瑩的。

翠柳率先丟失了一樹柳絮，柳絲更綠，葉子更稠密了，隨風搖來蕩去，似乎在招手示意。寬闊的河套裡，一群綿羊丟失了腳印，丟失了咩咩的喊餓聲。青草高了又低，低了又低，羊羔雲朵般越滾越大。

一對燕子丟失了如箭的影子，廊檐下的蝸居，隨一口口濕泥膨脹，狀如橄欖球，就像新婚夫妻，做好了生兒育女的準備。

犁鏵丟失了斑斑鏽跡，泥土知道自己不是對手，翻個滾兒，一如既往，不離開原地。

一匹馬丟失了慢條斯理，變得昂揚而倔強，拉犁就梗脖，馱載就塌肩，甚至睡覺也站著（馬睡覺從來不躺臥，除非瀕臨死亡），隨時準備搭套。

山坡丟失了鵝卵石，代之以繁花似錦。植樹節過後，又一層新綠漫向山頂。

播種機丟失了傻帽兒似的種子，它們沒料到這就告別清福，擠在漏斗裡，又是蹦，又是跳。

春天說來就這樣來了，生機盎然，鬱鬱蔥蔥。

春天裡，有更多的事物，在我們視野之外，正在破繭而出。

2016年寄自邯鄲

普希金之死始末

◎陳殿興

——還原真實的普希金之二

一、短序

熟悉普希金生平的讀者差不多都知道普希金是決鬥中被丹特斯打死的。但具體情況卻若明若暗。例如大家都知道決鬥的起因是一封匿名信，但這封信是誰寫的？什麼內容？卻並不知道。再如丹特斯及其義父起初並不願決鬥，決鬥後他們受到了什麼處罰，大家也未必知道。再如普希金決鬥身負重傷不治身亡，其夫人和子女的命運如何？可能也是大多數讀者不知道的。這些問題，沙皇時代就有人研究，蘇聯時代這種研究也沒有中斷，歷史早已給出各種答案，但在蘇聯時代官方刊物上卻看不到，我們當然也無從知曉。蘇聯垮臺以後，學者暢所欲言，發表了許多文章和專著，競相還原歷史真相。探蹟索隱的很多，推理揣測的也不少。本文試圖把無可爭辯的史實和值得注意的觀點梳理出來，簡要地介紹給讀者，以期引起注意，進一步去研究。

二、結婚

普希金夫人叫納塔利婭·尼古拉耶夫娜（1812-1863），娘家姓賈恰羅夫，1812年8月27日生於坦波夫省。祖上經營工商業，伊麗莎白·彼得洛夫娜女皇時期（1741-1762）獲得貴族稱號，祖父曾被葉卡捷琳娜女皇授予世襲貴族稱號。父親尼古拉·賈恰羅夫受過極好的教育，通曉法文英文德文，還能用俄文寫作，曾任莫斯科總督秘書。母親是烏克蘭蓋特曼（統治者）的玄玄孫女，擔任過宮廷女官。納塔利婭受過很好的教育，不僅精通法文，英文德文也很好，也能用俄文寫作，而且極其聰明，漂亮。

1828年12月在舞蹈教師約格爾為少女學習成人舞而舉行的舞會上，普希金第一次看到了納塔利婭。納塔利婭身材修長苗條，身穿白色薄紗連衣裙，頭戴金髮箍，跟當時的皇上尼古拉一世的配偶亞歷山德拉·費奧多洛娃皇后一樣

，身材高挑，腰身纖細，體態異常勻稱，目光嫻靜清澈，舉止端莊高貴，而且那美麗面龐像一朵罕見的美麗鮮花震撼人心。那時她剛剛十六，像嬰兒一般天真無邪。普希金在她身上看到了聖母的容貌。後來，訂婚以後，普希金給她寫信，說她跟意大利著名畫家彼特羅·佩魯西諾（1446-1523）畫的聖母像兩滴水一樣相似，並寫了一首題為〈聖母〉的詩送給她。

1829年4月他便托朋友費奧多爾·托爾斯泰（綽號“美國人”）去求婚。未來岳母沒有完全拒絕，只是說十六歲結婚太早。求婚不成，普希金失望至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種油然而生的惆悵”驅使他離開莫斯科，隨伊萬·帕斯科維奇的作戰部隊去了高加索。同年9月，他從高加索回到莫斯科，受到未來岳母一家的冷遇。

1830年春，普希金在彼得堡通過共同的熟人得到賈恰羅夫家使他感到鼓舞的信息。他回到莫斯科第二次去求婚。1830年4月6日，他得到同意結親的答覆。①在談話過程中，未來岳母提出兩點疑慮。一是普希金的政治處境問題。她不願意把女兒嫁給一個受到皇上懷疑的人。二是她擔心普希金的財產狀況不能讓女兒過上應有的生活。在這次談話之後，普希金便通過第三廳主管本肯多夫給皇上寫信說明自己求婚面臨的政治處境問題。皇上通過本肯多夫否認普希金受到監控，祝福他喜結良緣。關於財產問題，普希金寫信給父母，說他要結婚，請求給予實質性的幫助。大概因此，父親把自己的博爾季諾莊園的部份家產送給了他。

兩個問題解決以後，1830年5月6日，舉行了訂婚儀式。但因談判嫁妝問題推遲了婚期，接著是普希金的伯父逝世，以及普希金到博爾季諾去接收田產遇到防疫被封鎖在博爾季諾三個月，接著籌款交給岳母買嫁妝。1831年2月18日才得以舉行婚禮。

婚後，普希金感到十分幸福。他的朋友詩人、作家韋爾特曼對他說：“普希金，你是詩人，你的妻子是詩的化身。”他的話得到所有人的讚同。

他們婚後在皇村公園散步，遇到了沙皇和皇后。沙皇和皇后停下來跟他們談話，皇后對納塔利婭說，很願意結識她，對她說了許多讚美的話，並指定了進宮見她的日子。不管願意不願意，納塔利婭必須到宮裏去。她很靦腆，不知如何是好。但普希金很高興，回家以後，不知如何安撫自己的太太，不斷地對妹妹說：“妹妹，現在不僅我這個詩人有名啦，納塔莎也要成為名人啦……”（普希金的妹妹奧莉加8月19日給丈夫的信）。

於是納塔利婭就開始參加宮廷和上流社會的舞會。她的美貌和風度使她獲得了巨大成功，許多人追逐她，她很開心，也喜歡跟許多人調情。從普希金給她的信裏，我們可以看到，普希金並不反對調情，但告誡她調情不會有好結果，在1833年10月30日的信裏還給她講了伊斯梅洛夫（1779-1831）的一則寓言：福馬招待庫茲馬吃魚子醬和鱒魚，庫茲馬要酒喝，福馬沒有給，庫茲馬認為福馬是壞蛋，就把福馬揍了一頓。寓言得出了一條教訓：美人，要是不想給酒喝，那就不要給鱒魚吃。否則就可能遇上庫茲馬。看來，納塔利婭是只想給鱒魚吃而不想給酒喝，結果就遇上了庫茲馬。

三、匿名信

丹特斯（Georges Charles de Heeckeren d'Anthès, 1812-1895），出生於法國阿爾薩斯（Région Alsace）一個不富裕的貴族家庭。先在普魯士軍任士官，後來拿著某權貴（一說是普魯士王子，一說貝里公爵夫人）的推薦信到了俄國，經過簡單的考試，1834年2月8日被沙皇任命為近衛軍騎兵團少尉，1836年被升為中尉。

可能是在來俄國的路上，他被荷蘭駐俄國公使黑克倫（Jacob Derk Burchard Anne baron van Heeckeren tot Enghuizen）認作乾兒子。當時黑克倫不到五十，他也不過二十剛出頭，而且他的生父還

在世，因此當時就引起了上流社會的注意，有人認為丹特斯是黑克侖的私生子，但找不到根據；特魯別茨科伊公爵以及丹特斯與黑克侖通信集出版者維塔利認為他們是同性戀者。

丹特斯 1835 年開始追逐普希金夫人納塔利婭，步步緊逼。於是流言蜚語疊起，有的甚至說丹特斯已取得了勝利，有的學者研究指出，納塔利婭始終忠於丈夫。普希金自始至終都是相信夫人是清白的。

1836 年 11 月 4 日，市郵局給普希金和他的幾個朋友送來了這樣一封法文匿名信：

綠帽稱號證書

綠帽騎士團一級團員、高級團員和綠帽光榮勳章獲得者在德高望重的大團長納雷什金閣下主持下在大會館舉行會議，一致選舉亞歷山大·普希金先生為綠帽騎士團副團長和綠帽騎士團史官。特發此證

常務秘書、伯爵博爾赫

接到匿名信後，普希金就斷定是黑克侖寫的，把這封信拿給他從事印刷業的朋友雅科夫列夫看，雅科夫列夫認為紙是外國產的。這就肯定了普希金的判斷。普希金 11 月 21 日給本肯多夫寫信說：

“11 月 4 日我接到了三份侮辱我和我的妻子名譽的匿名信，根據紙質、文筆和寫法，我第一分鐘就明白了，它是出自一個外國人、一個上流社會的人、一個外交官之手。我查問了一下，有七八個人當天收到了用兩個信封裝的同樣的匿名信，裏面的信封上寫著我的姓名地址，以便收信人轉寄給我。大多數收信人懷疑是一封下流信而沒有轉寄。

收信人普遍為這種卑劣無恥的侮辱感到憤慨，他們堅信我的妻子是無可指責的，說這封下流信的起因是丹特斯糾纏我的妻子。”

普希金 11 月 4 日傍晚就寫信給黑克侖要求決鬥。在俄文版《普希金全集》收錄的一封未發出的信的草稿裏，普希金說這封匿名信作者偽裝得極其拙劣，

他沒用三天就調查清楚是誰寫了，他說黑克侖到處追著普希金夫人勸說她接受丹特斯的愛，早就引起他不滿，這封匿名信給他提供了一個斷的機會。

順便插一句，決鬥從彼得大帝時代法律就嚴厲禁止，違者要處以極刑。但是青年之間仍然普遍採用這種方式解決恩怨問題。普希金也不例外。據普希金研究專家統計，對普希金來說這起碼是第 21 次決鬥（他主動提出的 15 次，進行了四次，其餘幾次大多由於普希金的朋友們斡旋雙方以和解告終；6 次是對方提出的）。

黑克侖和丹特斯起初看來是不願決鬥的，因為這會毀掉他們的前程。但是又不能提出不決鬥，因為這會使他們被認為是懦夫。黑克侖接到要求決鬥的信以後，立即去見普希金，請求推遲兩星期。普希金同意了。這期間普希金夫人納塔利婭知道了，便通過哥哥伊萬請普希金的好友茹科夫斯基出面勸阻。茹科夫斯基便同納塔利婭的姨媽札格里亞斯卡婭一起勸說普希金和黑克侖取消決鬥。黑克侖父子通過茹科夫斯基告訴普希金說丹特斯追求的是普希金的妻姊葉卡捷琳娜並且準備向她求婚。一星期後，丹特斯向葉卡捷琳娜求婚成功。這樣，普希金便不得不撤回決鬥的要求。同時，茹科夫斯基為了制止這次決鬥，把決鬥的消息告訴了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於 1836 年 11 月 23 日要普希金進宮談話。談話的具體內容，無人知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普希金允諾不進行決鬥——這從他彌留之際給沙皇的信裏可以看出來。這對制止這第一次決鬥也起了一定作用。

四、決鬥

1837 年 1 月 10 日，丹特斯跟葉卡捷琳娜結婚。納塔利婭參加了婚禮，但沒有參加婚宴。普希金夫婦沒有容許新婚夫婦上門，但在社交場合還跟他們見面。1 月 23 日在沃龍佐夫——達什科夫家的舞會上，丹特斯侮辱了納塔利婭。1 月 26 日，普希金再次給黑克侖寫信要求決鬥。在這封信裏，普希金說：“像個無恥的老太婆，你到處追著我的妻子大

談您的私生子或所謂兒子對她的愛情，而你的所謂兒子身染花柳病，本應讓坐在家裏，您卻說他愛我的妻子愛得要死，對我的妻子念叨著：還給我兒子。”普希金知道，這封信言詞尖刻，極具侮辱性，會迫使黑克侖不得不接受挑戰。果然，黑克侖當天便通過法國大使館秘書達爾沙克（Vicomte d'Archiac）用書信通知普希金說丹特斯代表黑克侖接受挑戰。

第二天，即 1 月 27 日，便舉行決鬥。地點在彼得堡郊區衛戍司令別墅附近。雙方距離 20 步，各離分界線 10 步。向分界線邁進過程中，隨時可以開槍。丹特斯首先開槍，普希金中槍倒下，一時失去知覺。但很快醒來，他以為是股骨受傷，說他有力氣回擊一槍。丹特斯重新面對分界線站好，普希金一槍擊中他的胸部（同時擦傷他的手）。後來的刑事偵查表明，丹特斯中槍後腹部曾遭受震蕩。現場重建和彈道調查顯示，如無專門保護，丹特斯很難活命，可是十天後他出庭受審時卻安然無恙。傳說是他衣服上的一顆鈕扣救了他一命。而有些學者則斷定，是黑克侖在倫敦給他定作了金屬防彈馬甲。

普希金當即被運回家。傷勢嚴重，經許多名醫合力搶救無效，兩天後去世。

五、尾聲

甲、軍事法庭審判

警察得知發生決鬥的情況以後，立即報告軍事首長。丹特斯所屬的近衛軍獨立軍司令卡爾·比斯特羅姆 1 月 29 日接到報告以後，立即向沙皇報告。沙皇當天下令由軍事法庭對丹特斯和普希金及其他涉案人員進行審判，同時指出如有外國人涉案，不要審判，只把他們涉案程度另行上報即可。初審根據彼得大帝時代定下的法律，決鬥雙方均判絞刑（死者也要把屍體懸吊起來）。

判決上報以後，軍事法庭總檢察長諾因斯基建議：剝奪丹特斯軍銜和在俄國獲得的貴族稱號，降為列兵，到監察局服役；關於對普希金的決鬥陪同、中校丹扎斯的處罰，鑒於他的戰功和其他可以減刑的條件，建議再監禁兩個月（他

已經被監禁），然後恢復原職；至於普希金的處罰，鑒於他已死亡，建議免於追究。沙皇同年3月18日批示：“照此辦理，不過列兵丹特斯因不是俄國臣民著派憲兵沒收其軍官證件押解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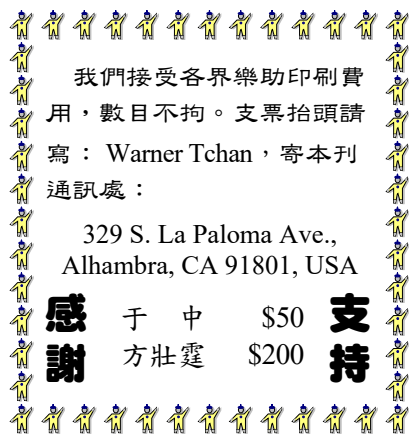
乙、皇上撫恤

普希金逝世以後，尼古拉一世下令：

- 1) 替他還清債務；
- 2) 替他贖回被抵押的父親莊園；
- 3) 付給其遺孀贍養費，付給其女兒贍養費到出嫁為止。
- 4) 送其兩個兒子入貴族子弟軍官學校，每人支付1500盧布教育費，到供職時為止；
- 5) 用公費出版其著作，以資助其遺孀和子女；
- 6) 一次性支付10000盧布。

丙、普希金夫人納塔利婭的遭遇

普希金逝世使她大為震驚，大病一場，幾乎要精神失常了。她像普希金請求的那樣守孝兩年。後來有三個身份顯赫的人向她求婚，但不願意跟普希金的孩子住在一起，因此被她拒絕了。普希金逝世七年後（1844年7月16日），她才嫁給了她哥哥伊萬的朋友蘭斯科伊將軍（他把普希金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撫養），跟他生了三個女兒。她一直沒有忘記普希金。普希金是星期五去世的，每到星期五她都不外出，在家裏終日不進食，回憶悲慘往事，直至她逝世。1863年11月26日逝世時，她蒼白的嘴唇還念叨著：“普希金，你會活下去的！”這時普希金離開她已將近30年了。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于中 \$50 **支持**
方壯霆 \$200

她是歷史上爭議最多的一位女性，爭議迄今不斷。儘管普希金決鬥受傷被運回家跟她說過：“安心，你沒有任何過錯！”但是許多人仍然都把普希金的死歸咎於她的輕浮風流。不過有學者在賈恰羅夫家檔案裏發現了她給哥哥的一封信，表明她雖然喜歡參加社交活動，而且被譽為第一美人，追逐者很多，但並不是一個輕浮風流女子。她關心家庭，愛護丈夫，盡力減輕丈夫的負擔。她在給哥哥的信裏說：“我坦率地承認，我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有時候我簡直不知道如何維持家裏的生活，急得團團轉。我很不願意用一些家務瑣事去打擾他，即使這樣，我看到他也發愁，壓抑，夜裏常常睡不著，而處在這種精神狀態是無法寫作養家的：要寫作，必須心無旁騖。我的丈夫對我表現得那麼客氣和無私，因此我盡力減輕他的負擔是完全應該的。”（見普希金夫人1836年7月給德·尼·賈恰羅夫的信。）從普希金給她的信裏，我們可已看到，普希金離開彼得堡時也委托她辦一些出版業務方面的事（見普希金1836年5月11日從莫斯科給她的信）。但是從普希金給她的信裏可以看出來，她的確是喜歡調情的，許多男人的心被她征服，使她感到快活。她把這些都告訴了普希金。普希金在回信裏告訴她，征服許多男人的心，像一條母狗引許多公狗跟著跑，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一再警告她調情不會有好結果。例如在1833年11月6日的信裏，他就說過：“我再溫和一些重複一遍，調情不會有好結果，儘管它使人感到愜意，但沒有什麼能像它那樣使一個年輕女人那麼快地失去保障家庭幸福不可或缺的東西，失去別人的尊敬——這是保持在社交中安然自若所必需的……好好想想吧，不要讓我擔心。”可惜，她並沒有接受丈夫的規勸，結果就釀成了一場歷史悲劇。因此，人們責怪她也並非毫無根據的。

丁、黑克侖和丹特斯的結局

荷蘭駐俄公使黑克侖被召回國，尼古拉一世明確表示不希望他再留在俄國。他1842年6月至1875年10月任皇家

駐維也納全權代表。為了表揚他在外交方面的功勳，他曾被授予許多勳章，其中包括荷蘭獅子勳章。

丹特斯回到法國從事政治活動，最後成了法國很有名的政治活動家，被選為法國參議員。他的妻子，普希金的妻姊葉卡捷琳跟他去了法國，為他生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1843年因產褥熱去世。看起來丹特斯跟葉卡捷琳結婚是認真的。

戊、匿名信是誰寫的？

引起決鬥的匿名信是誰寫的？當時普希金認為是黑克侖寫的，普希金皇村學校同學、陪同普希金決鬥的丹扎斯卻懷疑是加加林公爵寫的。紹格列夫在其《決鬥與普希金之死》一書中根據1927年刑事偵查員薩利科夫的筆跡鑒定證明是多爾格魯科夫寫的。後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海特組織了一次更廣泛更權威的、由全蘇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實施的筆跡鑒定，結果認為既不是多爾格魯科夫寫的，也不是加加林寫的，而且這兩個人生前也矢口否認自己跟這封匿名信有任何關係。2012年，瓦季姆·斯塔爾克在Вокруг Пушкина: К 175-летию со дня гибели поэта裏認為是仇視普希金的伊·波列季卡寫的。各種猜測很多，而且層出不窮。

主要參考資料：

- 1) Последняя дуэль и смерть А. С. Пушкина/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оследняя_дуэль_и_смерть_А._С._Пушкина
- 2) Гончарова, Натал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Гончарова,_Наталья_Николаевна
- 3) Дантес, Жорж Шарль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Дантес,_Жорж_Шарль
- 4) Геккерн, Луи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Геккерн,_Луи
- 5) Н.Я.Петраков. Последняя иг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http://discut1837.narod.ru/01.htm>

附記：這裏應當說明的是，俄國十月革命前用的是俄曆（即儒略曆），因此，本文所用的都是俄曆。俄曆，在1900年以前比公曆早12天。

■ 非馬 William Marr

雙語詩 bilingual poems

同河流辯論

同河流辯論是徒然的
特別是在剛下過大雨的時候
他激情澎湃泥沙俱下
嘩啦嘩啦
頭都不回地向前猛衝
根本不給你一個
插嘴的機會
更不會聽你的

只有等他平靜下來
在溫煦的陽光裡緩緩移動
輕掠岸邊的水草
有如撫弄情人的頭髮
愉悅地回應
樹上此起彼落的清脆鳥鳴
有時還繞著水中突起的幾塊石頭
來一段美妙的迴旋曲

這時候用不著你開口
他也會完全同意
而你也早把要說的話
忘得一乾二淨

To Argue With A River

to argue with a river is pointless
especially right after a heavy rain
it just keeps gushing and rushing
on and on
without glancing back
you have no chance at all
to interrupt
and it will not pause to listen

you have to wait for it to calm down
as it moves leisurely in the warm
sunlight
pulling at waterweeds along its
shores

like stroking a lover's hair
and joyously answers bird calls
it might even whirl and dance
around
some smooth rocks protruding
from the water

at this time there's no need for you
to speak
it will agree with you completely
and you too will forget
whatever you try to say

寫 詩

知道
池上的漩渦
湖面的波紋
喘喘的溪流
滔滔的江浪
翻天覆地的海潮
都源自一滴
小小的
水珠

詩人
嘴邊帶著微笑
在空白的稿紙上
寫下了第一個
字

Writing Poetry

knowing
the small eddy in the pond
the gentle ripples on the lake
the gurgling stream
the torrential river
the billowing sea
all start with a drop
of water

with a smile on his face
the poet
puts down on the paper
his very first
word

越詩中譯

離開睡夢

Rời khỏi giấc mơ

◎ 葛悠 Cát Du 作

◎ 余問耕 譯

我離開你的睡夢
偷偷地飛到另一些男人的睡夢中
年輕的有 年老的有
像你那樣平庸的也有
但我不敢在每個人的睡夢中逗留太久
因怕
會看到
在睡夢的末端
愛情透現
眼神透現
可怕
而我又須匆促飛到另一個男人的睡夢中
去感受自己真的
在生活中
找到愛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奧地利】 維馬丁詩選②

◎伊沙 譯

威尼斯

(想起喀什，寫在一張城市地圖上)

一座開滿鮮花的
庭院的氣息
正午太陽的一條通道
一幢房子，一片水域，整座城市
一千年變作一日
他們知道在這裡，你很快就將死去
每個人都會來說
你可能要求什麼，留下什麼
然後他們做好了離開的準備
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住過
我們做過什麼，我們聽到什麼
一種氣息，一塊石頭，一絲聲音，
一個計劃
一份請求理解的抗辯

2010 · 6

維也納

看見雕像——它們如何坐落
在門庭之上，當你騎過時
看見燈火通明光芒四射
彷彿影子穿過窗玻璃
有軌電車帶你穿越迷宮
當你長大，心便如斯
或者它像一本攤開的書
你正在騎行，你想說
你騎著你的自行車，當你凝視
有時會得到一派好風光
比昨天、頭天
一天又一天
或者也許不。你會看到更多
當你死時
也許你會坐著，彷彿還活著

2010 · 3

在肖普朗古老的 猶太教堂裡

歐羅巴的背面是怎樣的景象。一個自由的、毫無安全感的所在。在尖利的碎片和屠宰場裡，空曠，死寂。但記憶還能夠呼吸並且歌唱。

2014 · 4

譯者注：肖普朗係匈牙利的一座小城。

何所為

繪畫何所為
精神何所為
多欣賞一點
直至你睡去
巧克力何所為
寫作何所為
多分享一點
直至你深入

2012.7

鮮花

我為巴黎祈禱
十天後
我為維也納祈禱
在法國領事館旁
是蘇軍紀念碑
我坐D路電車經過它
每年紀念碑下都有花園
鮮花包圍了領事館
是今年以來的第二次
每一次天愈冷
伊拉克再次發現大規模墳墓
這一次是老年婦女
照“臉書”上所說
她們不易被拐賣

統計數字可能是精確的
蘇軍紀念碑為了歐洲和平
許多希臘石柱
刻滿斯大林詩文
一個大噴泉
水來自阿爾卑斯山
輸水渠的建築師
讓維也納生機勃勃
讓鮮花一年年盛開
他是一個猶太人

2015 · 11

摩洛哥噴泉

維也納“摩洛哥樂園”

太陽正汗涔涔地反抗著馬賽克。
噴泉因破碎而被關閉。
人們大都很忙。
現在是上午9點鐘。
購物，吸煙。
高跟鞋。可以生產。
緊縮在外套和圍巾中。
與前幾日相比，天氣很冷。
太陽轉瞬即逝。這溫暖的早晨的太陽。

2012 · 8

月亮

今夜月兒格外圓
我不知你在何方
我們坐在樓下吃零食
空氣清新，一點兒都不冷
但你能夠感覺到正在凝結的白霜
五點以後天很快就黑了
站起來，回家轉。

2007 · 10

返程列車

列車
把我從你溫柔的子宮帶回
越接近目的地
我就越遠離自己

我妒嫉樹木
朝你的方向
疾馳
彷彿完美的瞬間

而想像散步
回放我們的相遇

緩慢
彷彿一個啜飲
最後幾滴的人

遠處
由來已久的
是我們年輕的
愛情

來自生活

如果我不了解陷阱
它認識我
很多次我轉身
很多次我跌倒
很多次我交叉雙臂
這樣我的心才不至於迸裂
從你凝視的寂靜中

彷彿你低低的雲

我害怕
如果我熟睡
確信明天準確的時間
準確讓我再次
確信

來自生活

很多響尾蛇
在瘋狂的原野上
老去
還有語言的原野

我從沒錯過和秋天的
約會
每當我用茉莉花
裝飾我的前額
哀悼很快來臨

他說我需要你

他說我需要你
噢 但願他知道
我多麼需要自己

我離自己孤獨的距離
是多麼淒涼

我已經厭倦了給與
心中只有疑惑

你的心充滿確信
夢的奢侈
無暇的幻象
等待我的
是一個又一個的
明天

而我的幻象
早已離開我

在昨天以前

曾經的一個雨天

她會在一個雨天
到來

她會把潮濕的記憶
掛在衣夾上
把粘在高跟鞋上的
疑惑的泥土
擺脫

赤腳衝進他的含糊其辭
帶著黑暗般的
猶豫

她會裸體般優雅地
走向他
簡潔如處子的夢
高聳如渴望的山峰
機緣般
不可思議

夜會降臨
穿著短袍
擁抱如啜泣一樣
頻繁

早上會從懊悔的窗子
破曉
無情
彷彿磕磕絆絆的愛情

超過劑量

彷彿
另一個時代的女人
我把我的聽診器
放在世界的心臟
它聽不見我

每當岩石崩裂
我帶我的熔岩
湧向荒漠

然後
漫過殘敗的枝葉
是我對虛無的

奉獻

我會暢飲暴雨
並可能
因為愛的超過劑量
而死去

黃昏的手掌

我抓住太陽的
最後一次眨眼
在我的杯子裡
和黃昏的手掌一起
入睡

我的寂靜
輕輕的攀登

一道閃光
躺在滿足的懷抱裡

從此不再恐懼
死亡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伊莉莎白·畢謝普詩選^④

布雷頓角^①

Cape Breton

◎戴珏 譯

遠在高高的“鳥島”上，西布克斯與赫特福特^②，
刀嘴海雀和傻乎乎的海鸚鵡全都背朝大陸站著，
在褐色牧草參差交錯的懸崖邊緣排成莊嚴、不規則的隊列，
而在那兒吃草的幾隻綿羊發出“咩，咩”的叫聲。
(有時，受了飛機的驚嚇，它們亂竄，翻進海裡或跌落岩石上。)
綢緞般的水織來織去，
均勻地消失在八方的霧氣下面，
時而被一隻鷺鷥滴落的蛇形長頸驅散穿過，
在某處，這霧氣還納入了一艘汽艇快速、但並不急迫的脈動。

同樣的霧氣，薄薄的一層層，漂浮在大陸的峽與谷之間，
猶如腐化的雪冰，幾乎連精神都被吸收了；冰川的鬼魂飄泊在這層層疊疊的樅木之間；雲杉和香脂白楊——
暗淡、黯慘、深沉的孔雀色彩，不規則、神經緊張的鋸齒邊緣顯示出每一層平臺與下一層的分別，相似，但如同立體景觀那樣明確。

荒涼的路沿著海岸的邊沿攀緣。路上有幾輛臨時的黃色小推土機，不過沒有司機，因為今天是禮拜天。那些白色小教堂被投進了纏結的山丘，猶如遺失的石英箭鏃。這路似乎被遺棄了。不論這風景有什麼意義，似乎都被遺棄了，
除非這路將它保留在內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大家都說有深湖的地方，

還有廢棄的小徑和巖石山嶽，還有在灰色刮痕中綿延數哩，燒毀的森林，
猶如用石頭刻在石頭上的奇妙經文——這些地區現在沒什麼話好說，只有成千上萬北美歌雀輕柔的歌聲，向上飄動，
自在，冷靜，穿過霧氣，纏入褐色濡濕、纖細、破裂的漁網。

一輛小公車出現了，上奔下衝，擠滿了人，甚至擠到了門梯。
(平日有雜貨，備用汽車零部件，和水泵零部件，
不過今天只多了兩位佈道人，一位拎著掛有禮服的衣架。)
它經過關閉的路邊售貨亭，關閉的校舍；
那用錘子粗略削成、頂部像白色瓷器門把的杆子上
今天沒有旗幟飄揚。
它停下來，一個抱著嬰兒的男人下了車，
登上跨越籬笆的臺階，然後走下一小片在積雪般的雛菊間確立其貧乏的陡峭草地，
走向水邊他那看不見的房子。

鳥兒繼續歌唱，一隻牛犢大叫，公車啟動。
薄霧追隨
其夢想的白色變異；
一陣古老的寒氣讓幽暗的小溪起了漣漪。

^①位於北美洲東部的大西洋島嶼，屬加拿大新斯科舍省。

^②布雷頓角高地東南海域的兩個小島。

一個空字了得

◎岩子

欲為里爾克的幾首詩綴上幾行字，主旋律為“最後的日子”，不料卻被里爾克的墓誌銘困惑在那裡，這三行小字究竟蘊涵些什麼？

Rose, oh reiner Widerspruch, Lust,
Niemandes Schlaf zu sein unter soviel Lidern.

為了使不懂德語的讀者也能夠參與探討，試將里爾克墓誌銘裡的詞彙依次翻譯成中文：

Rose 玫瑰
rein 純潔，純粹
Widerspruch 矛盾，對立
Lust 樂趣，興致
Niemand (es) 無人（的）
Schlaf 睡眠
sein 是，存在
unter 在……之下
soviel 如此之多
Lidern 眼瞼

如此之簡易，幾個恐怕連小學生也難不倒的詞彙兒，直譯下來是這般模樣：

玫瑰，啊，純粹的矛盾，樂趣
無人的睡眠，在那眾多的
眼瞼之下（1）

然而，請問各位看官，閱讀了譯文之後，您明白了幾分？

典型的里爾克，再簡單的詞彙一經他手便會變得那般玄乎神乎飄乎，叫人頗費猜祥。不知大家難點何處，我的難點在後兩句，它們具體起來是：

1. 什麼是無人的睡眠？

2. 眼瞼要麼一個，要麼一對，為何許多的眼瞼？

3. 眼瞼下面躺著的應該是眼珠，為何是人，而且是“無人”？

我去書中求教，在 Hans Egon Holt-husen 所撰寫的里爾克小傳的最後一頁，最後一段找到了答案。原來那“眼瞼一語三關，隱喻多多。它不僅指人的眼皮，還指代“Lieder”——歌，詩，因為 Lieder（歌曲）和 Lieder（眼瞼）的發音一模一樣。此外，它還暗喻玫瑰的花瓣，很意外對麼？（想想洋娃娃的眼睛）那一片一片玫瑰的花瓣與人的上眼瞼是多麼的相似。這樣一來，那 soviel（如此之多）就好明白的多了，它指的是如

此之多的玫瑰花瓣，繼而暗喻著里爾克如此之多的詩創作。撥開那一層一層的花瓣往裡瞧，結果裡面躺著一個“無人的睡眠”。“無人的睡眠”這兩個字眼又一語雙關、弦外有音。你可以理解為：“沒有人睡在裡面”，你可以理解為“裡面睡著一個無名之輩，一個無足輕重的無名小卒”——一個空字了得！曉得了這些“秘密”之後，我想，您現在一定胸有成竹，如何去翻譯里爾克的墓誌銘了吧。

上網谷歌，不無所獲，搜索到至少四種大同小異的譯本。

1. 玫瑰，噢純粹的矛盾，欲願，是這許多眼瞼下無人有的睡眠。（來源：維基百科網）

2. 玫瑰，哦純潔的矛盾，幸勿在這許多眼瞼之下睡去。（來源：互動百科網）

3. 玫瑰，純粹的矛盾，樂為無人的睡夢，在眾多眼瞼下。（來源：百度網）

4. 玫瑰，純粹的矛盾啊，樂為無人的睡眠，在如此多的眼瞼下。（馮碧落）

我的翻譯嘗試：

玫瑰，啊，純粹之矛盾，慾望，無人沉眠在那層層
眼簾下（2）

抑或：

玫瑰，啊，純粹的荒謬，慾望，無名沉眠在那層層
花瓣中（3）

里爾克終生浪跡天涯，居無定所，生命的最後幾年（1919-1926）漂泊在瑞士，在那裡他完成了《杜伊諾哀歌》和《獻給奧爾甫斯十四行詩》，兩部傾盡其心血，飽含對生命之感悟和思索的長詩。不久，因白血病患里爾克身體每況愈下。1926年10月，採摘玫瑰時，不慎被刺破左手而引發急性敗血症，病情急劇惡化。臥床三月之久，拒絕使用麻醉劑數天之後，里爾克安靜地死去，身旁沒有一個親人，享年51歲。遵其意願，里爾克被安葬在瑞士瓦萊州一個地名叫拉隆的古老教堂的墓地中。在他的墓碑上，鐫刻著該首自賦的墓誌銘。

2009年7月30日 初譯
2016年1月6日 整理修改

痴人說夢，或以夢之名

——論謝長安詩集《睡月》

◎張慧敏

2012年歲末之際，詩人謝長安出版了他的新詩集《睡月》。在詩集的最後記〈大夢依稀〉中，詩人開篇即言：“占星與釋夢是古代中國兩種深邃的文化。可惜我們處於一個沒有占星家也沒有釋夢師的時代，一個缺少神秘體驗，想像力極度匱乏的時代。”奇妙的是，緊接著2013年的中國就集體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中國夢”時代。據解釋，所謂“中國夢”，其基本內涵乃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由此，“中國夢”一夜之間在神州大地處處開花，從中央到地方，從紅頭文件到小學生作文，並因此還領銜2013年十大關鍵詞，躍居榜首之位。或許還能讓人聯想到的是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的小說《夢幻宮殿》，在作家所虛構的國家中，專門成立了一個叫做“睡眠與夢境管理局”即所謂“夢幻宮殿”的機構，此機構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分類、分析成千上萬個夢境，以便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幫助國家或君主免於災難。當然，關於夢與文學的話題是講不完的，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大師弗洛伊德也早已指出作家與白日夢之間的密切關係，“一篇作品就像一場白日夢一樣”。此處也並不意在比較謝長安之“釋夢”與“中國夢”或卡達萊之“夢幻宮殿”之間的關係，儘管它們可能也確有某種糾葛。從《逐鹿者》到《青銅調》，再到《睡月》，謝長安詩之風格日漸成熟。《睡月》延續了《青銅調》文化史詩的風格，但又有所超越。《睡月》在《青銅調》龐大文化符號與象徵之林的基礎上又隱隱地切入了當下的社會現實。由此，與其糾纏在內涵極不相同的夢與各種文學形式之間的複雜關聯，不如聚焦在詩人謝長安的“夢”中，去聆聽這本“寫給未來的詩”。

一、

做夢可謂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人類自誕

生以來大概就沒有停止過對夢的意識的思索。有時夢境會奇異無比，事後，人們喜歡把這些夢敘述出來，甚至將其寫成另一時代的故事，或另一個世界的歷險，有時還常常天真無邪地、無意識地添枝加葉以美化夜夢王國中的歷險。說夢的人有時將自己的夢作為一件獨特的創作品加以欣賞，他對他夢中的悲劇或恐怖報之以微笑，並對此津津樂道，同時希望聽者也興趣盎然。

詩人自述“《睡月》經過暗夜獨行，經過無數的顛沛與流離，總算在混沌中打撈了三兩句魔囀，他們以三百六十五個夢境為主線，闡述了從宇宙洪荒到未來生活的改革蛻變過程，同時涉及遠古記憶、神秘體驗、潛意識、心理學各個方面。”作為一部文化史詩，《睡月》不同於那種一氣呵成、首位連貫的敘事性長詩，而毋寧說是在一個宏大主題統領之下的三百六十五個詩夢，這個主題在我看來即是“遺失與追尋”。數的文化符號在《青銅調》中已有了淋漓盡致的表達，陰陽五行、五音十二律、曆法之十二地支、十二月、十二辰、六十一甲子、八卦之六十四卦象等等，每一個數都指向歷史深處淵源傳統中一個厚重的文化符號。三百六十五亦是如此，這是詩人刻意選擇的“有意味的形式”。全詩分為“天文篇”（三十六篇）、“地理篇”（七十二篇）、“本草篇”（三十六篇）、“人篇”（一百零八篇）、“獸篇”（四十九篇）、“神篇”（六十四篇），總計共三百六十五夢。毋須再強調，人們一望便知天文、地理、本草及人、獸、神等在傳統文化中的深遠意義和影響。在這一點上，《睡月》無疑是延續並發揚了《青銅調》的風格。

對於夢境的追蹤，無論是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還是文學家、心理學家乃至科學家的研究中都是一個極具魅力和誘惑的話題與對象。因為常常無法捕捉到夢的蹤跡，我也曾異想天開，科學能否研製出一種能自動記錄人的夢境的產品，這對於認識人類和認知自身是否有益？這大概也是很多人曾有的想法。長安說：“聽說外太空的智慧生物能夠在我們身體裡秘密安置下信息接收器，這

東西甚至能洞悉我們的夢境。果真如此，人類唯一的密碼箱也會公之於眾，再無任何隱私可言，這將是件想想都可怕的事。”儘管如此，人們仍不能克制記錄與追蹤夢境的熱情。《睡月》不正是這樣嗎？“我幾乎每天都會花時間審視分析自己的夢境，並記錄下來，如此堅持三載，得詩五千六百餘行。”當然，如果我們要真的認為這是一種如實的記錄，那可就上當了，聰明的讀者應該懂得流水賬與詩創作之間的秘密。且看詩人的夢境指向與言說方式：

我用錄音機複製了自己昨夜的夢囀／
整個晚上，他都在月下發問／唐？宋？
夏？商？漢？晉？秦？／誰還能讀懂龜
甲上的兆紋？誰還能占驗星光的晦明運
行？／誰還能辨識嘉禾與犧牲？／誰還
能鍛鑄龍吟之劍？辟易之鉞？／誰還能
編織紅線毯？金縷衣？／誰還能畫出朝
露上的花影？／誰還能揮灑滄浪樣的篆
文？／誰還能脫口說出農曆與生庚？／
誰告訴我，在暗夜荒城／誰還在迷戀陽
燧與鐘鼎？

——〈天文篇·三十六〉

這也就是所謂“遺失與追尋”之主題意義所在。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龜甲紋、占星術、龍吟劍、金縷衣、大小篆……詩人用天問之方式將夢境直指向那些早已遺失在歷史深處的一連串的代碼，這些代碼最終都褪化成一個個空洞的符號長眠在人們的記憶深處或夢境之中，等待著也許某一天能再次被歷史所激活，但也或許從此永遠消失。因此，追尋或記錄、傳承才顯出其必要的意義。然而，總體性散失之後，正所謂大夢依稀，七零八落，再也無法連貫起來，三百六十五個夢境實則是三百六十五個破碎的鏡片，其中折射出的正是這個“微”“小”時代最後的理想之光。

二、

回到詩集《睡月》本身。回想《青銅調》之“青銅”閃爍的層層古色古香之光芒，“睡月”也無出於這一譜系。在浩瀚如銀河的歷代詩詞中，月亮高懸中天，被眾多詩人反覆地吟詠，中國的文人墨客對月亮之鍾愛已毋須再多言。這

一傳承千年的經典詩詞意象在當下依然散發著無盡的魅力。在《睡月》中，我將其理解為一個被祭奠的傳統的象徵。

他給我們演示太陽與地球的未來／任
一盞燈緩緩將桐油耗盡／直至熄滅。你
會看到／那些環鏝而舞的九隻飛蛾／連
同無數懸空的蝶卵／慢慢冷卻，褪去羽
絨光澤／爾後衰竭，忘去，留下冰森森
的骨骸
——〈天文篇·一〉

耗盡、熄滅、冷卻、衰竭而至骨骸，這被擺在祭台之上的古典意象，一路而下，從天文到地理、本草，從人到獸與神，貫穿始終，隨處可見。如〈天文篇·十〉中的“帶露香葉”、“嬌艷桃花”、“翠羽青衫”、“麻衣絲絹”；〈地理篇·十三〉中的“月色凄迷”、“寒雪紅杏”、“玄音”；〈本草篇·二十四〉中的“宋朝的春雨唐朝的秋空”、“額間長九隻眼睛的鹿”與“腹部有星狀花紋的大鼯”；〈人篇·四十〉中的“古城牆”、“幽藍的荷葉傘”、“青青竹簡”、“颯風白光”；〈獸篇·四〉中“慈恩寺的燭火”、“天河的冰輝”；〈神篇·十六〉中“玉面絳唇、霞光饒頸的少年”、“碧偉蜓”、“荷花雀”、“藍蜥蜴”、“金鯉魚”……無論是作為一個詩人，還是作為一個普通的文學愛好者，承認傳統文化逐漸走向衰亡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再向人談論唐詩宋詞春花秋月大概會被認為是從古代穿越而來。我們常說，一個人要有擔待，每一個人都要有責任心和使命意識，無論做什麼都要為自己所做的一切負責任，承擔由此帶來的一切壓力、打擊和命運，其代價不論是肉體的，還是精神的，甚至是生命的。而詩神性的光澤和思想的先知先覺，注定了詩人的重負和精神的歷練，恍如天啟，有如神授。固然，一個時代絕不乏令人失望和擔憂之處。自甘墮落，一臉媚相，或歌功頌德，或遺世清唱，或自我撫摸，或隔靴搔癢的詩人並不在少數。在他們的詩中，詩缺乏深沉的悲憫情懷和時代擔當，看不見詩耀眼的光芒，聽不見詩人焦灼的聲音和真切的呼喊，詩人的桂冠落地，詩人的光環黯淡，詩智性的啟示和前瞻意識喪失殆盡。這大概也是讀者遠離

詩的原因之一罷。而長安對這種逝去之傳統文化的哀悼與堅守則是一以貫之的。

祭奠遺失的傳統不過是《睡月》的一面，它還有著另一副臉孔。真正有現代感的詩人，他在寫作中，既有自己的美學追求，又得注重現實擔當。《睡月》中的時空是無限的，穿越性的，現代生活中的符號或意象不時地穿插交錯在其中，在這傳統與現代之間形成詩中一種特有的張力感。此處所謂張力，是美國現代詩人、批評家艾倫·退特提出並成為後來新批評派的關鍵概念之一。退特認為，詩的意義就是它的張力，即我們在詩中所發現的全部外延和內涵的有機整體，“就是取兩個對立因素之間關係所產生的藝術效應的含義”。例如，“一個荒涼石球上臥著孤獨的豬／一抹影子在明亮的大廳移動鼠標”（〈天文篇·二〉）；“在登月飛船上／裝載一粒鳴蟬／一隻螳螂／一羽黃雀／司空博士告訴我／有此三物／整個人間就齊備了”（〈天文篇·三十二〉）；“他們遂取出博物館裡／一束柴薪／用史前節能燈劇烈地照映／驅獸煎魚的光明忽左忽右／或投入微波爐／或插入電源孔／或堆在青銅鍋底／或置於岩洞中央”（〈本草篇·九〉）“打開一本舊書／章節層層疊疊，如延綿之樓群／而詩句如大廈上錯綜複雜的管道／檢查修改它們時／你被保險繩吊著，像蜘蛛懸在半空／須小心移動腿腳、頭顱／像個管道工，要上插滿扳手、榔頭、螺絲刀……”。將類似鼠標、登月飛船、博物館、節能燈、微波爐以及電源孔、保險繩等等現代生活中的物件置入前述古典意象的群落之中，類似蒙太奇似的快速的拼接與跳躍，這種強烈的張力效果也導致讀者好似在時空隧道中做來回穿梭的旅行。詩人對此還認真地嘗試著開出了他所謂的“漢字治療”方案：

大桌子上擺放著一本龜甲的字典／你採訪一個接受過漢字治療的人／他閉著眼睛告訴你／一個焦躁的人／需要聆聽月白風清、空谷足音／另一個孤僻的人／需要諦聽門庭若市、兒孫繞膝／而無論多罪惡多暴戾的心／只要聽到鳥語花香四個字／就會立即安靜下來

——〈人篇·八十七〉

這一文化意義上的“漢字治療”可謂絕妙之極。可見古典傳統並不是詩人祭台上的犧牲或供品，詩人也並不是將其作為一件瀕死之物來對待，而是視其為仍具有巨大潛能的、奇妙的創造性力量，月白風清、空谷足音、門庭若市、兒孫繞膝乃至鳥語花香等，它們不只是空洞的符號了，而還可以針對當下的現實象徵性地發揮其效用與能量。

三、

《睡月》有一個類似副標題的名字，叫“一本寫給未來的詩”。在我讀來，這“未來”的所指與其將其理解為站在此時我等立場之上的“未來”，不如將其理解為站在傳統立場之上的“未來”。當然，持這一立場的是詩人本身。如此，長安之“未來”就應是同時囊括了“現在”與“未來”的。也就是說，它不僅是一本寫給“未來”的詩，更是一本在傳統立場上寫給作為“現在”的“未來”的詩。詩人自由穿梭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將其思考或夢境化為一個個的片段或小寓言。這也是《睡月》作為一部文化史詩區別於一般大型史詩的重要區別。而且，除了〈天文篇·三十六〉那天問式的直抒胸臆之外，詩人始終保持著一副冷靜客觀的筆調，因此，這些小的片段寓言呈現出強烈的戲劇化傾向，其根本要義就在於“表現上的客觀性與間接性”，“客觀性”在詩創作上的要求是削弱作品的主體性，削弱主體意志情感對作品的指染。作者一方面要避免作品人物個性對文本的浸染，另一方面是避免創作主體對文本的浸染，即創作主體應從文本中退場。這也是基於詩人不回避現實人生，但又不是直接介入，因而不無旁觀立場的心態。詩人既是人生戲劇的個中人，更是冷靜達觀、睿智成熟的思考著的分析家和批評者。如〈地理篇·四十五〉：

青青杏林下／並列有兩個池子／大小完全一致／左邊的充滿勇士的赤血／右首的容納婦孺的淚水／形狀猶似幽深之傷口／亦似橢圓之眼眸／以沙場斧鉞劈就／由心中刀槍鑿成

此短片完全由一幅神秘的畫面組成，其間不含任何情感成份在內。這與很多帶有政治感傷性或情緒感傷性的詩不同，其根源就在於後者未能採取客觀性、間接性的戲劇化人生態度，過於張揚大眾的意志或自我的情感，從而導致說明意志的最後都成為說教的，而純粹表現情感的則淪為感傷的，形成了詩裡“說教的”和“感傷的”兩種毛病，此二者都只是自我描寫，不足以說服讀者或感動他人。再如〈神篇·二十〉：

他家的客廳裡供著口幽深的魚盆／整日愁雲低垂，水氣蕭森／每月初一十五／他會準時到盆前按刀而立／慢慢捋起衣袖，從臂上割下一小塊肉／神態安詳，氣息悠長／他將血腥之物投入寒水／立即從蒼萍下游出十尾長犄角的黑魚／它們爭相競食，驚起濤聲／他說，必須割滿自己的體重／才能如期贖清罪身

這一小片短短數行，卻儼然一則雲詭波譎的微型戲劇，簡潔明瞭的敘事，奇幻的氛圍，驚悚的情節及詭異的意象。聽聞有製片人欲將其製作成為電影，正是因其這種動感十足的蒙太奇畫面，而這樣的短片在詩集中也俯拾即是。再如：

他用一根鏽釘子把頭上束起來的長髮固定／然後搬進城市西側一座不開放的古塔居住／他在渾圓鏤幣的中心鑿了一個方形小孔／接著揮舞一柄出土的銅鉞／砍伐公園的竹林，製成簡牘／鳥蟲體，秦小篆列出詩篇／和月華雨露再續前緣／要與黛玉湘雲結為琴瑟之好／四處是污水與陰霾／需擰斷動物園的鐵欄，跨上一匹野馬／去海邊浣衣／去越來越遠的地方看星空

——〈人篇·三〉

這一系列的動作和畫面可調整則詩片最重要的元素，古典的唯美，風格的明麗躍然心中。整部《睡月》正是由三百多片這樣的短夢所連綴而成。所以才說它不同於一般的史詩那樣結構宏大而情節曲折蜿蜒。不唯如此，如前所述，詩人的主旨意在追悼逝去之傳統，並切入當下現實，這二者交纏在一起，不僅產生了強烈的張力效果，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張力場內對於現實隱隱的批判與否定

，這才是真意所在。如〈地理篇·六十九〉中現代工業文明對自然生態、農業文明的詩化揭露，“身旁曾是溪流與田疇／現在是工廠和大樓／褪去荷葉的池塘／生滿了團團糾結的沙蟲／它們漂動，捲起渦旋”；〈本草篇·二十〉更對官僚之腐敗與現代人之權力崇拜與奴性進行諷刺，“鄉政府的門檻上／長出一棵紅艷艷的桃樹／進屋之前，需鞠躬作揖／保持謙卑之笑容／偷偷以眼淚或唾沫灌溉根鬚／離開時還要整頓衣冠／對那些落葉、枯枝、癭瘤／你們也要駐足讚美一番”；〈人篇·二十八〉更對現實的種種荒誕給予更荒誕的形式，“上面下旨了／即日起，所有豬圈須改造成魚池／遂動員全家老幼，一盆盆向石欄裡加水／食槽裡的糠殼浮於清波／還得讓大白豬學會游泳、潛水／找鄰居金鐵匠用生鐵打一批魚鱗／掛遍脊背、肥臀／再扯些綢緞裝飾首尾／其他方面，也需時刻做好準備／因為他們很快又會將荷塘還原為耕地”；這毋寧是一部小小的近代史，現實就這樣周而復始地荒誕下去，從豬圈到魚池，再從荷塘到耕地，學習游泳的豬，以及偽造的魚鱗等等，這些醜惡荒誕之行用如此唯美的詩句表達出來，其詩化的反諷效果反而更加地鮮明，而詩人之立場與寓意也由此再見一斑。

四、

然而，暢所欲言地對現實發言實非易事，說什麼、如何說都有著嚴格的尺度。一眼掃過《睡月》中的三百六十五則夢境，會赫然發現其中有幾片空白，有名無詩之篇目醒目地夾雜在其中，冠以一個個難堪的“略”字。究竟是無夢可做，還是有口難言？抑或是迫於威權而不得不三緘其口？這種欲言又止的姿態足以撩撥好事之人的探秘之心。而事實也證明，這種好奇之心並非無源之水，那“略”字的背後果然有一長串更幽更深的夢境，它們尖利而刻薄，以至於被堂而皇之地請出聖壇，儼然一個個羞於見人的棄婦，無聲無息地默默抗議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小而深刻的反諷。被言說者不幸落入了言說者的話語圈套，

而言說者又不幸落入了被言說者的權力陷阱，這是一個無限循環的遊戲。略掉的〈人篇·二十五〉正是這一遊戲的形象揭示：

一隊端刺刀的日本兵闖入教室／當時我們正做數學題／一個滿臉雀斑的女翻譯官／開始逐一檢查我們的作業本／在那個時代／我們改用代數反抗皇軍／極盡譴責、譏諷與挖苦／預言或推演他們的崩毀／那些加減乘除都有其嶄新的涵義／記錄年號與劫數，死亡或新生／她揮著另一疊作業本告訴我們／這些作者已經被執行了槍決／於是，他們在遮掩了漢語之後／又取締了算術

如果說對傳統之失落的追尋，必然要落在對現實之考量上，那麼這既是考量現實過程中的一個噩夢，同時也是一個難以面對的動因。面對皇軍的刺刀，“漢語”般赤裸裸地反抗自然是以卵擊石，而極盡抽象的“算術”般的反抗也難逃女翻譯官的法眼，於是一個被“遮掩”，一個被“取締”，剩下的只有沉默，或是被動的乃至自動的讚美：

這些年，絕少有自覺喝彩的人／於是他們為每個百姓贈予了鐵皮手套／規定在某個白鴿升空的上午／必須戴上／而他們早在天空、山岳、偏僻的村莊／在所有的雙掌之間都裝上磁石／吉時一到／世間手骨都被迫向胸前對擊／震天價的掌聲響徹寰宇

——〈人篇·二十四〉

在巡遊的船上／剛剛出獄的夫婦倆終於可以大聲演講／船頭紅木牌上宣稱允許他們評說世間人／天下事／全城的人都來圍觀／我看見伉儷二人身材魁偉／但木船吃水很淺／靠近些／我驚異地發現／從他們白皙的薄如紙張的皮膚底下露出幾根枯黃的稻草／他們只高舉手臂，重複著一句／XXX萬歲！

——〈人篇·三十九〉

其實，詩人還是不免有些看輕了弱者的智慧，他們並不全部都是傀儡。詹姆斯·斯考特在分析下層群體對抗官方權力的“隱蔽語本”時，其中第一種關係就是迎合權力精英自我形象要求的下層話語，這是最安全的，同時也是一種徹底接受控制的下層話語。“例如權力精

英要營造一種極具關懷的父母權威形象，下層話語就將它歌頌的比爹娘還要親。”然而，另一方面，“儘管公開的順從是權力演示追求的效果，但它畢竟和心悅誠服的積極認同有所不同。……奴隸對自己和別的奴隸的恭敬順從後面藏著什麼，多少是知道的。”^①

這兩則夢境強烈的寓言性質不彰而自顯，如黑暗的咒語一般讓人惶惶不安。這還不夠，詩人尚有更鋒利的刀劍不動聲色地直刺向現實最痛之軟肋：

填社會關係一欄時／許多人望淵而嘆／左邊是你的名字，右面是首長書記／像隔著危崖峭壁，相離萬里／蘸自己特殊的黑色口水劃斜線／將他們與親屬牌位連接起來，親密而綿纏／幾天後，唾液煙消雲散／而你早被光榮錄取，昨日烜然升遷

——〈人篇·六十二〉

你下班回家／發現偌大的房子不見了／妻子從不知名的地方搖來電話／吐詞含糊不清／“他們衝進來／將音響喇叭傳真機統統糊上水泥／甚至寵物貓的嘴，蒼蠅的咽喉／她只說了一句／滿口牙齒立即被碎石機攪作白灰／然後鋼鐵推倒地基屋樑，機械拆去煙囪門窗／這一切如同精心編排的夢游舞／伴以和諧之聲音”／這裡的城標是榔頭與鐵錘／街區上空環飛的鴿群找不到巢窠

——〈地理篇·二十九〉

一邊是威權的如日中天，一邊是弱者的無處安身，家破人亡。寓言已不足以表達理想與正義，這夢境“現實”的幾乎要不像是夢了，詩的利刃一出，刀刀見血，難怪被指認失掉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古風。然而，我以為，無論其如何的直白顯露，都該對詩人這份對現實正面攻擊的勇氣與責任致以應有的理解和敬意。當代詩同現實之間關係的張力，已使得“詩如何回應現實？”這一問題變得尖銳而急迫。它既關乎詩人對現實的評價，又涉及對詩自身價值的評價。在這個複雜而活躍、混亂而多變的現實面前，詩人要麼選擇成為新的隱逸派，“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便在語言中自處；要麼向屈原和杜甫學習，關心天下事，且能夠

“隨時敏捷”，從而使親歷者的歷史記憶與見證散逸於語言之外。或許，二者的交互影響還能夠產生出新的路徑，即著眼於啟示未來的，更博大的綜合，而這則取決於詩人個人的抱負與時代的機遇。

魯迅先生曾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說，“現在是多麼迫切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②魯迅先生所指的“現在”當然早已過去了很多年，然而，我以為，“現在”和“未來”的關係並沒有改變，“現在”依然有許多需要抗爭之處。這句話放在長安身上也許是可以的，但這並不是批評，也許過於苛刻，他畢竟也還在對現實發言。我想，他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對於《睡月》，他也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這個追求娛樂精神，淺俗直白、不求甚解的時代，它無疑在挑戰讀者傳統的常規閱讀體驗與經驗，有些不合時宜。”此言不虛，但我以為長安所謂挑戰主要還是在詩形式或文學經驗層面之上，而更犀利的挑戰是否還應將詩與現實權力之關係包括在內呢？有了這一體驗，他應該而且一定會繼續超越自己。而現在我們需要關注的是謝長安是否能用他獨異的詩語讓那些古老的紛繁的夢境煥發生命，予以一個失眠的民族些許慰藉。

①徐貴：《弱者的抵抗：詹姆斯·斯考特的弱者抵抗理論》，《文化研究》（第3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29頁。

②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頁。

奧地利表現主義詩人喬治·特拉克爾（Georg Trakl, 1887-1911），出自一個新基督教家庭，生於奧地利薩爾茨堡（Salzburg），父為一五金店主人。喬治有五個同胞手足，他特別喜歡最小的妹妹格利蒂（Grete）。兩人皆很有藝術天才，但性格極其衝動，在青春期間極為熱情與親密，是亂倫關係，兩人是早熟的一對嬉皮（Hippies）。那正是歐洲轉世紀時代：音樂、藝術、工商業繁榮，帶來無限的焦慮。許多青年崇拜尼采和叔本華及《愛慾與品質》的作者維恩尼格爾，自瀆和頹廢就是唯一出路的行為。那是一個工業興盛卻充滿疑懼的年代。

他的老父也管不住兒子的行為。特拉克爾初時似乎很正常，還組織了一個詩會，但觀念極邪。1902年始他已喝烈酒、吸煙甚至想去嘗試鴉片及其他毒品。1908至1910年間，他曾在維也納大學受過藥劑師教育。後來有權威人士認為部份原因是為了能取得毒品，因為在1913年時，他已是一個吸毒者。他的父親對此竭力反對他的找尋哥羅芳的行動，1910年他父親死後，小特更自由了。之後，他對他的妹妹特懷有變態的愛情，以及旅行癖。由於有一位期刊出版商人的眷顧，哲學家L.維特根斯坦又偷偷地給了自己從爸爸鋼鐵大王遺產一部份，使特拉克爾能專心寫詩。

1913年，特氏出版了第一本書。次年特氏在奧陸軍衛生團中任少尉，在加里西亞（Galicia）奉命照料九十名重傷人員，特拉克爾親眼看到病人自殺而自己卻束手無策，因為他不是個醫生，僅僅是個藥劑師。且又目睹逃兵被吊死，這些形象影響使他要自殺，因而被送到一個醫院進行觀察。在那裡，由於服用過量古柯鹹而死亡。

筆者寫這篇簡單的小文章只不過是今天受到世界戰爭的威脅的新聞頗多。特氏為了他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受的苦難，使他成為奧地利（德語）描寫腐敗和死亡方面一個最重要哀歌作者。在這方面，他比里爾克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不遜色。里爾克的作品深受特氏的平庸態度的影響，兼且是為精英主義的歡迎。而特氏作品是為大眾閱讀的，他的影響是兩次大戰以後的德語詩人。在英美大眾文化中的貓王，如

莫里森、傑克遜、托馬斯、奧登等。特氏詩作是從西方文學的人文主義傳統而來的，也不是為了弗洛伊德和榮格外的格式，如“近親性愛的情結”和“大母神”及“原始模型”的述語之反駁。他是從象徵、矛盾與幻想的鼓舞和欲愛不能的心境下而迫吐出來的。

特氏詩內的風景多為提洛爾阿爾卑斯山區。他的視野頗具煉金術色彩。比如：豐收時，黃金色的夏日，象徵世紀末的懼怕的落日，從陽光至黑暗……“躲藏的情人們在哀鳴，在那邊一個女人和孩子在腐爛。”這些景致都變成悲歌，反映出詩人的失望心理。最後，特氏寫下“所有的道路都通向黑色腐敗（All road lead to black decay）”。特氏是率先走向超現實的詩人，“在隔壁房間裡，小妹妹彈著一首舒伯特的鋼琴曲（In the next room the sister play a sonata by Schubert），她溫柔的笑容沉入古井（Very softly her smile sink into the Crumbling well）。”這反映出特氏受了藍波、波德萊爾、荷爾德林和路德新教的影響。里爾克認為特拉克爾採用的象徵帶有占兆和預示，能吸引讀者。特氏的確是一個新象徵主義者和意象主義者，他用象徵來表達他的孤獨感、罪惡感、痛苦、頹廢及死欲。

雖然特氏是基督教徒，但他受了瓦格納歌劇的影響，引用的宗教象徵是很模糊的，而且帶有諾斯替教意味。天使、多荊棘的道路、“喜神打開金眼皮（The jovial god opens his golden eyelids），”、“靜神眨著藍眼睛否定了他”（The silent god lets sink his blue eye lids over him）。這兩者是相對的。

特氏所使用的字眼多為“流冰”、“漂流”、“移動”、“易變”、“沉入水中”等，用以表現他的心理。他的作品，往往像夢中的話，並沒有一個實際講話的人。總之，他寫下了神志失常的人的人生經驗和精神世界。讓我們試閱他的〈從心底〉（De Profundis）：

黑雨打在收割後的田地上，
一棵棕色的樹孤獨地站立；
風瀟瀟地吹過陋屋，
這夜晚是多麼淒涼啊！

編輯筆記

從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發表了胡適先生的白話新詩〈蝴蝶〉後，詩壇一直以來都公認這是中國的第一首新詩，並以此作為新詩紀元的開始，乃至明年將迎來新詩的百年。雖然有另說第一首新詩應是發表於1909年5月13日的《民呼日報》，署名“大風”的〈元寶歌〉，但本期話題不在於此，意在借此新詩百年之期來談一談編者個人對當前詩的看法而已。一百年對身在其中的我們或者覺得太久了，久得可以讓一些詩人誇耀自己的成就，久得可以提出每一個階段一大批所謂創新的實例和成果。成果不可謂完全沒有，但一百年放置於中國漫長的詩史中也不算太久，何況這百年裡還包括一大段早期學習和摸索外國（基本是西方）的時間，還包括一大段中後期模仿和抄襲外國創作理論和技巧（基本也是西方）的時間。除了我們詩人自己自彈自唱之外，近現代真正拿得出在國際文壇上來檢驗的東西其實不是太多，主要原因不在於沒有好作品，而在於這些作品裡的精神都非我們原創的，沒有產生自己的文藝思想，更沒有形成任何一個文化或文學思潮之故。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外國人提到中國詩的成就，能讓他們真心佩服和學習的都是古詩詞；而中國人提到文學評論，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依然是個中主臬！這不免讓編者感嘆：如果詩人們紀念新詩百年都只沾沾自喜於新詩百年取得多大的成就，而不在乎“詩”和“詩歌”這樣簡單的根本問題，那再過百年，中國新詩就依然如今天一樣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了。

本刊歡迎詩友代組世界各地群體或個人有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寄電郵來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newworldpoetry.com 備有創刊至今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詩訊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2016年大會將於8/27-28在洛杉磯召開，北美作家協會主辦，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承辦，北美各地分會會長副會長將出席盛會。

《中國詩人》為迎接新詩百年的到來，獎掖在《中國詩人》刊發的優秀作品，舉辦創作成就獎、優秀詩人獎等四項大獎年度獎評獎活動。獲獎名單，將在《中國詩人》2017年第1期上正式公布。

台灣《乾坤詩刊》為弘揚詩教，鼓勵詩創作，暨慶祝該刊創刊20週年紀念。特舉辦“現代新詩創作獎”、“古典詩詞創作獎”兩項，同時徵稿，分別評選。自即日起收件至2016年4月20日止。

詩人小海詩集《男孩和女孩》（1980—2012）2016年2月由北岳文藝出版社推出，作為“中國經典詩人詩叢”中的作品。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林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七七蘆溝橋，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